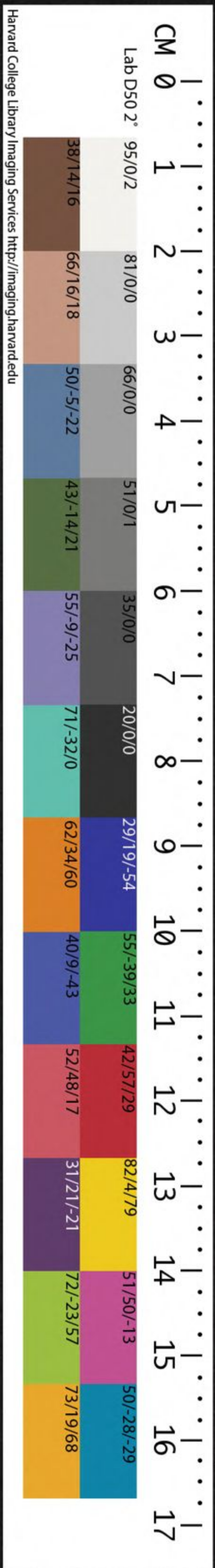


T 555/1371 (7)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漢野圖
五經圖
佛大圖
書

○漢和疏仲弓為季氏宰而問政於孔子子曰政有六體如
有司屬吏也為政當先委任偏
吏各有司而後責其成事人
有不過也則勿濫刑而舉後實
赦至于賢有德才有能者則舉
而用之與之同非而為政之要
也
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精
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
虛實之成○新安陳氏曰宰家
臣之長○蒙引宰各有屬如士
師不能治士師亦有屬○宰
之所屬有典財穀者典兵賦者
典禮樂者○陳註兼舉有司之
賢才言舉而加之上位不知自
身為宰舉之亦只到為宰耳上
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
大夫○麟士按諸說宰如是時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
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
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司皆得其人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
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
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
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
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
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
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眾職赦是

印

說錄要冠冕者作冢宰太宰相宰字可笑○據大全款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二句為一事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二句為一事然之言肆赦亦非倫也後註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罪所當為者只是如此○愚按赦過亦承有司說則舉賢才句說有司皆得其人益合矣序仲弓又問曰一人之智焉能盡知賢才所在而舉之耶子曰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所以知者但已知者舉之其于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人豈肯舍謀而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哉○按淺說人豈舍之而不致告似多此周折本文只說爾知爾舉人知人舉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必要人以知者告我皆使我舉則反涉私小耳

寬宥昔者仲弓為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眾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去辦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大過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於賢才不舉則眾務必至於廢弛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為政之道仲弓又問說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可能也若夫賢才之伏無盡我豈能以一人之智盡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孔子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然人豈無知之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人見其誠心薦賢莫不感動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將舉之矣其孰肯終舍之哉蓋秉彜好德人心所同舉其所知者於心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自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已

○慕蒙引孔子時方在衛子路設問曰衛君將待子而為政則子之所設施當以何為先○為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魯哀公之六年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十年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思魯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出公孟子作孝公

盡知而盡舉之何其示人之不廣耶即此觀之聖賢用心之大小可見矣大抵夫子所言皆為政之大體雖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獄慎罔兼先有司也書災肆赦赦小過也俞受旁招舉賢才也三者之中舉賢為尤重要能舉賢才則政平訟理凡先有司赦小過皆舉之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在得人誠君道之首務也

序子曰政莫大于正倫使我為衛為政必先正其名使名稱其實乎○大全新安陳氏曰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序子路曰有如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近于事情也在今日何得以正名為急務也○大全厚齋馮氏曰夫子正名之論蓋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時魯哀公之十年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父其父而禰其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

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為輒也序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知者則止關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與也如此○愚按關如二字有屬心講者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纂大全選峰饒氏我之欲先正名豈迂哉大凡一事絕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則言不順言既不順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正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寔

則名不正寔字于名家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濕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不順如何事得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多是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

纂大全慶源輔氏吳氏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和則禮樂自與事不成則墮壞車舛又安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行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而不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夫名一不正之弊一至于此○吳氏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失其理而不和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朱子曰事

直解

衛君是出公名輒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於晉靈公卒立蒯聵之子輒為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凡宗廟祭祀與夫出政施令於國都只稱靈公為父不認蒯聵是統嗣不明名實乖亂甚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說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見夫子之來必且虛已隆禮以待子而為政不知子之為政其所設施者以何為先乎夫子答之說君臣父子之大倫未有彝倫不敘而可以為國者今衛君不以其父為父而以其祖為父彝倫斃而名實爽矣若使我行政於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間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也子路識見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言說有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達於時務也夫為政者惟取今日所以安國治民者而急圖之可也至於父子稱謂之間乃是小節何關於國之治亂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為先乎子路之

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責之說野哉仲由何其識見之鄙陋而言詞之粗俗也夫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今汝於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從容辨問乃率爾妄對直以為非不亦野哉夫子蓋將詳示子路以正名之說故先折其粗心浮氣如此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

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夫聲

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直解事得其序便是禮物得其和便是樂措是安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故為是之迂哉蓋以為政之道必名分先

子路

不成以事言禮樂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纂蒙引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典刑罰中此外無餘矣然則為政必先正名非迂也○必字着力說○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有其名必有其言也○一事苟事字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句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于名苟且即名不

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愚按名之言之屬君子亦着力即上所謂先正即下所謂無所苟也○又大全門胡氏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衛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孔悝出公之黨子路不以出公為非故事之空以正名為迂也○又蒙引據立十二年而蒯瞶入衛出公奔魯蒯瞶立即莊公也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即其事也孔悝孔文子之子得衛政莊公後亦為晉所逐至踰墻折肱卒見殺于戎州已氏之妻為莊公嘗覽其髮以為其夫人呂姜氏之髮也○麟士按鄆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治之本

正而後百凡施為皆有條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為君臣非父子而強為父子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名實乖錯言行相違所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無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所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可見大綱一縷萬目瓦裂而國非其國矣為正者烏得不以正名為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

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

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埋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子曰孔子又告子路說名振上文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君子之於名也必其稱謂之間皆當其實而無爽而後以為名若不可言者則不敢以為名也其於言也必其出諸口者皆可見之行而無窒而後以為言若不可行者則不敢以為言也夫名必可言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為政凡於言之稱名者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蓋以是耳蓋一事得則其餘皆得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為此子乃反以為迂豈知治體者哉

○序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于農者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又以圃之事此稼為易請學為圃子曰亦惟老于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刑疏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又云樹粟菘曰圃圃其樊也郭璞云草萊可食者通名為蔬序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直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蔬菜之事小人是識見狹小之人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故請問於孔子欲學為播種稼穡之事孔子說稼穡之事惟年老的農夫知道吾不如老農子欲學稼問之於老農可也樊遲以種植園圃之事比之稼穡為易故又請學為圃孔子說園圃之事惟年老種園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學圃問之於老圃可也夫樊遲再問而夫子再拒如此是不足之意槩可見矣及其既出又責之說小人哉樊須也蓋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務農種圃以自食其力小人

○大金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之上推廣而對言之

之事也樊遲游於聖門乃不務學為大人而留心於農圃之事何其識見之淺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責之蓋將勉之以大人之學也

纂大全雙峰饒氏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已則莫敢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自歸之而為之耕稼矣豈用自耕稼哉如遲所請不但不屑為亦不必為矣○蒙引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

自上好禮至未都是吾不老農句內之意○麟士按稼圃之問只主粗鄙近利為確無隱遠忘世意則民云者言上如此即如此也不甚重感化大段要起稼負心至不用稼意語氣一直趨下○楊龜山語錄此亦非為

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鄒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務為小道之失

情是情實。襁負其子。是以布裏小兒於背。而負之以行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稼穡。既以小人責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曉之。說道小人勞力。大人勞心。勞力者居下而聽令於上。勞心者居上而倡率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如使為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則民之得於觀瞻者。自將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措置。皆合其宜。則民之得於承順者。自將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以實心實意待人之。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實心實意應之。誰敢不以其情實歸上者乎。能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皆將襁負其子而至矣。民歸既眾。則皆任土作貢。以奉其上。雖安享其奉。而不為泰也。又安用身親為稼穡之事哉。此所謂大人之事也。樊遲不此之務。而顧請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陳無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而樊遲請學稼。孔子乃鄙之為小人者。蓋人君身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聞。故周公倦倦以此為言。若學者所志。當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於農圃之事。周公之言。夫各有所當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

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與之以位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於四方是

將君之命出使於他國專對是自以已意應對諸侯不煩指授也奚字解做何字以是用為是

語詞孔子說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亦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諷諭而不直率故讀之者必長於言若有人焉讀詩

○蔡大舍獲峰饒氏存疑子曰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詩其邪其苦此見風俗之衰本于政治之失也其正其樂此見風俗之盛本于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于政詩之言詞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詞最難才委靡則流于弱而取侮于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讀詩而有得焉則婉正詩體不辱君命而可以專對若誦全詩盡三百篇而授之以政不達于政使于四方不能專自應對則誦詩雖多亦奚用哉○獲峰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詞不假眾介之助是謂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能致驗以訓用

為字只語助詞。○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尚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于心，決洽而通貫，誦之于身，切寔而專確，則奚不能之足患哉？○邢疏周禮註云：傳文曰：誦以教節之曰誦。

○纂大全子曰：其身正，是身教。以身教者從，不待令而化。自行其身不正，而徒以令，不過言教。以言教者訟，雖號誥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人必自正。已始。○蒙引：訟謂退有後言也。

○麟士：按姚承庵說，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是兄弟也。○語意要渾然不露。○或問：蘇氏當是時，魯哀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云：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于越。

○纂大全長樂陳氏或問小註：胡氏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

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漫不知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為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勤，全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為？蓋窮經必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然不止三百篇為然。大凡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典，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其中。讀者須逐一體驗而推行之，乃為有益。不然，則是求多聞而不能建事，學古訓而不能有獲，雖多而無用矣。善學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直解：令是教戒。孔子說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嬖諛佞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而自然遷善敏德，無敢有違背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

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教令諄切，使之為善，亦有不從者矣。蓋上之一身，下所視效，不能正已，焉能正人。所以大學論齊治均平，皆以修身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求端於身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直解：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

孔子說魯乃周公之後，衛乃康叔之後，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魯則三家僭竊而公室微，以衛則不父其父而禍其祖紀綱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衰亂之適相類也。蓋夫子思撥二國之亂，以反之治，而時不我用力，不能挽，故徒付之慨歎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家多怙侈其勢也。荆為衛之公子，我夫子嘗謂其善于居室。居室者，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于其事，不能彌光于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而已。凡器物用度，當其始有，則曰：今已苟且合聚矣。當其少有，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當其富有，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循序有節，既見其所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能之士，此可為居室之法。○集解王曰：荆與蘧瑗史鮪，並為君子。○愚按：子謂二字，此節當是記述休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血辟 公子荆是衛大夫，居室是處家，合是聚合，完是齊備，美是精美。三箇苟字，是聊且粗畧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衛公子荆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荆先貧後富，方其貧時，居處服食之類，草草初具而已。在人處此，必將求其盡有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後饒裕充足，雖到富有積美矣。推其心，益不啻盡美極備而無以復加矣。是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隨處而安而無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矣哉。大抵重知尼莫貴於知足，然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荆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非其心清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詎能之乎？故孔子賢之，謂其近於道也。

○序子適衛，冉有為之御車而行。序子見衛之人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序冉有曰：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必也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序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禽獸故必立學校。

子適衛，冉有為之御車而行。序子見衛之人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序冉有曰：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必也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序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

必也立學較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富也一問答間而王道大端盡于此抑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大金仁山金氏曰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出穀粟以養其口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制之以桑出布帛以養其絺薄賦則省其兵後薄斂則不多徭稅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比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倫考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辟之分野也本顛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殺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纂大全朱子東陽許氏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苟有人焉能用我者雖用至朞月一年之間而已前不好底事都革滄盡興衰撥亂經紀粗立已可觀也到得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治功已定治道大備而有成矣朕其如無用我者何哉○葉氏少蘊曰哀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弼羔豚弗歸賈男女行者別于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于三年之久哉○附錄年譜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用我云云居衛月餘去衛適齊齊人不答去曹適宋

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直解適字解做往字衛是衛國冉有是孔子弟子僕是御車庶是眾多的意思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衛國時冉有為孔子御車而行孔子看見那百姓每眾多因嘆說眾矣哉此衛國之民也冉有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說庶而不富則生養不遂終必離散安能長保其庶乎必也制為田里薄其賦斂使百姓每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則庶者長庶而可以為充實之國矣這是有王者厚生之政所當加於既庶之後者也冉有又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說富而不教則飽煖逸居乖爭易起安能長保其富乎必也

設為學校教之禮義使百姓每孝親敬長與仁讓之俗則富不徒富而可以為有道之國矣這賢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規模施為之次第皆具於此豈非萬世之法程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直解朞月是周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觀成是治功成就昔孔子懷匡世之志抱經綸之具而不得試故感而歎說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焉雖至於周一年之月而已將見弊者革廢者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矣若至於三年之久則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試而使其徒託諸空言也

○蔡大全雙峰饒氏紹聞編子
曰嘗聞之善人為邦累世相繼
至于百年之久善力之透亦可
以勝其殘暴使皆歸于善而民
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以今
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
得見善人為邦者斯可矣○雙
峰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
之亦可者似有未能必其殘果
盡勝殺果盡去之意善人極功
只到得此地位○朱子曰殺之
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然利之
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
此然也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
自是亦能使人興于善不陷刑
辟○麟士按如上諸說則今講
家亦似太過少斟酌矣○紹聞
編如文帝止可謂善人惠帝懦
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註
姑取以為相繼百年之証故云
幾致云庶乎近之為有此氣象

耳○園外尹若夫聖人云云
時舍下章意

○序子曰如有聖人受命而興
而為王者欲仁教浹洽于天下
必積之一世而後化成也夫豈
速效者哉○大金朱子曰自己
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
徹自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
是意個道理浸灌透徹○雙峰
饒氏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須漸仁摩義節禮和樂使其
化薰蒸透徹融液周遍以至四
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麟
士按紹聞編即如上朱饒之說
亦似太過非成康所可當故本
註只云教化浹也原有斟酌○
班固推其作為次第謂古者三
年耕餘一年之食民間衣食足
而知榮辱庶讓生而爭訟息所
謂三年有成此功也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

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直解善人是天資仁厚的人勝殘是化殘暴之人去殺是不用刑戮孔子說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代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世德積久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凡民之心有善無惡其所以放僻邪侈而陷於刑辟者豈無仁義之良哉惟上之人無以感之耳善人為政雖未必德業全備禮樂修明只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積之而化便可使刑

措不用但須先後相承遲以歲月耳若夫聖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豈至此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

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有詳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為一世仁是教化浹洽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僅可以勝殘去殺不過小康之國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滲漉教化浹洽舉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氣周流無不貫徹纔叫做仁今明主不作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受命而起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仁心仁政涵育薰陶至於三十年之

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據存疑如有年同上善人為邦而言

○序子曰凡政皆本于身苟自正其身矣遵守禮法輔上帥民于為大夫而後政乎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序冉子為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未見夫子○曰何退朝之

晚之對曰有國政子曰此必其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于禮猶得與聞之茲既不聞則是非國政明矣是時季氏擅專魯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若為了知者而言此以正之○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警推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久然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於德化之內而相忘於熙皞之天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此可見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蓋惟有虞之萬邦時雍成周之宇宙太和可以語此願治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自鮮從政是為大夫而從事於政治孔子說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能居仁由義動遵禮法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已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

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朝是魯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國

政事是家事以是用古者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昔者冉子為季氏宰朝於季氏而退來見孔子孔子問說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對說適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來遲孔子說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我舊日曾為大夫雖已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今既不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

○序定公問于孔子一言所係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之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其必期其効也
序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主治其難為臣以輔治其不易當時之言如此○麟士按二句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禮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序為君者如因此言而能知其難也則必戰兢以圖之無一事之敢忽天命固人心歸狀則此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興邦乎

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陽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問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効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直解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問於孔子說為治有要不在多言緊要的只一句言語便可以興起國家果有之乎孔子對說興邦

大功也一言之微未便可若是而必期其効然亦存之今時人有句話說道為君難為臣不易

夫君臣人君勢分勢分崇高威福由已若無難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焉天命去留所係下焉人心向

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無窮之患為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

分自盡若可易為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

道少虧則有瘵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曠職之愆為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

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誠使真知為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已則不敢有一念之或肆

治民則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修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如此將見君

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於是乎眷佑下而人心於是乎愛戴國家之興端可必

矣然則為君難一言不幾乎為興邦之明訓乎吾君有志於興邦亦於斯言加之意而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序定公又問曰一言所係而可以喪邦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之微不可以若是其必期其禍

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惟其予之言一出而莫之敢有違背者。此則為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序如其君言之善。而人莫之違也。則喜起致治。不亦善乎。如其君言之不善。而人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曰：驕。臣曰：諂。然則此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喪邦乎。君其加之意可也。通義仁山金氏曰：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耳。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死。後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與喪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詞不迫切。而語意周密。○鄱陽朱氏曰：此章為時君辨。恒言得失之歸。

○序楚令葉公問政于孔子。序子曰：為政者。能使近者被其澤而說。遠者聞其風而來。而道得矣。○大金勉齋黃氏曰：有意于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附錄莊氏曰：葉公執楚政。在昭王之時。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晉之敗。方遷都于郢。以避之。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離叛。而唐隋蔡鄧之君。莫肯附。故告之。○宋語：孔子告子貢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說近而未遠。○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干社稷。惠恤萬民。方域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與國人

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

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

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

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

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

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鮮定公又問說。一言與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

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

喪邦大禍也。一言之間。未便可若是而必期其

禍。然亦有之。今時人有言說道。我不是喜樂為

君。只是為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無

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

之。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也。看君之所言

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於生民。有利於社稷。

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

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

有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

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為之危。

而國不可以為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豈

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亡。非細故也。而皆

始於一言。大學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僨事。意亦

如此。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

保天命。而長守其社稷矣。

葉公問政。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

來也。

直解：葉公是楚大夫。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為

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澤而

喜悅。遠者聞其風而來歸。則為政之道得矣。然

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實心實政。足以感人而

四書集注直解 卷十 子路

以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也
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
葉人追思而立祠

○序子夏為魯莒父邑宰問政
子曰為政有二弊方為其事速
責其效是為欲速子必無欲速
狃于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
利子必無見小利蓋為養為教
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
模若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
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
就者小而失者大而大事不成
其何以為政乎○按政亦有當
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
字此就其為政之心而指子夏
所有之病也

欲以驩虞小術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
服况其遠者乎此蓋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

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

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

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黨是鄉黨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竊盜證

之

政以能遠為貴然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

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

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為期所志者

大則小者有所弗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

先約合

日書集注

卷一子路

七

己之紅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
理也。○麟士按通義鄒陽朱氏
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纂大全雙峰饒氏樊遲問仁
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
無不在。如居處時此心無所作
為必動容端肅而恭。及至事來
時則此心要應事不敢鹵莽必
加敬慎。至于接人則此心視人

猶己不可容些欺偽而極其忠
誠。此恭敬忠之心要固守勿
失。雖之夷狄不可離而棄之也。
而仁在是矣。○居處時恭則仁
便在居處上。于執事時敬則仁
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忠則仁
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如此。雖
之夷狄不棄此仁便無間斷。○
存疑恭則一身動靜皆由于理
矣。敬則事皆行其理矣。忠則
待人不失其道矣。故曰心存而
理得之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夷
狄且然况中國乎。○麟士按次
崖不欲以居處專指幽獨虛齋
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正
小註之失也。○鄒陽朱氏曰此
章因人施教而見求仁之道仁
以德言。

是證明昔楚大夫葉公與孔子說道吾鄉黨之
中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曲的人其父盜人之羊
而巳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
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說我鄉黨中亦有
直身而行者與此不同子有過也而父為之隱
不使聞之於人父有過也而子為之隱不使聞
之於人夫父子相隱雖不得為直然於天理為
順於人情為安迹雖枉而理則直雖不求為直
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於天理人情
兩有所垂豈得為直乎此可見道不遠於人情
事必求夫當理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為高流俗
之所慕而聖人之所不取也後世論道與論人
者宜以孔子之言為準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

之則睥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
氏曰樊遲問仁者二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
後乎

直鮮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

主於中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棄
是舍去的意思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
告之說仁具於心本體事而無所不在故為仁
之道須隨事而檢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間不是
間居即是應事不是應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
有不存即是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為仁矣故
必靜而居處便要儼然恭莊而不敢惰慢則心
存於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肅然敬謹而
不敢怠忽則心存於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
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心存於與人之時
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須以此三者拳拳服
膺而無須臾之違不但安常處順之時為然雖
到那夷狄患難之中居處也是這般樣恭執事
也是這般樣敬與人也是這般樣忠確然固守

○蔡大舍慶源輔氏子貢問曰
五爵士居其列曰民士為之先
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凡
人志存于德而易肆才見于顯
而難強若其行已也以道義為
大開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
為是其本立矣及其出使于四
方則專對諸侯剛柔合休而不
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其才又
足以有為矣斯可謂之士矣
刑子貢又曰全材不可多得敢
問其次于此而可為士者子曰
今有人焉內而宗族則稱其孝
焉外而鄉黨則稱其弟焉此其
才有不乏而大本以立者○大
全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
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
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
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
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
行已有恥是事不苟且孝弟
只是士行中之一端

而不可棄失則此心無往不存將至於全體不
息而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為仁之道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

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曰敢問其

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

其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

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
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

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

蔡大舍朱子子貢又曰孝弟亦
難盡者敢問其又次而可為士
者子曰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即
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
即未必合理而亦必果

執其小節堅確不移其識量之
淺狹殆小人哉然而非惡也與
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
抑亦可以為次矣○厚齋馮氏
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
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
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
謂之小人確于自守而不可轉
移所成者狹也

序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
大夫者何如子莫曰噫此斗筭
之人鄙細齷齪施量而容幾何
何足算而數之也○大全朱子
曰子貢平日雖有敏于意思這
章却是大段平寔了渠見有耻
不辱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
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寔處做

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寔處做

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寔處做

算也箝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

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
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
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
實自得之事

量淺狹的人非為惡之小人也斗筭是器名所
容不多何足算是說不足數昔子貢問於孔子
說民生有四士為之首士之名亦難稱矣必何

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節行乃立身之
本木畧為用世之具若於行已之間以道義為
大開凡非義之事皆羞耻而不為是大本已立

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於四方則又能應對諸
侯隨機達變不至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
為而其才又足以有為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
也子貢又問說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
求備亦有次於此而可以稱為士者乎孔子說

工夫每問皆下。到今之從政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麟士按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不見為士之道。文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

士固以才行相兼為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為孝。善事其長。而鄉黨皆稱其為弟。此其才雖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為次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為士者乎。孔子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於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是。乃識量淺狹。硬硬然堅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為又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嘆息而鄙之。說道此輩。乃猥瑣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置之談論哉。此可見論士以才德為準。而取人以實行為先。苟有其行。則雖硬硬之小人。猶為聖門之所不棄。不然則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可以稱為士矣。有用人之責者。宜

致辨於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援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

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而行者。與是傳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進取是進而取法乎上。有所不為。是不為非禮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為至。若得那無過不

○琴子曰。中行本吾所欲得也。子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必也其士之狂狷乎。蓋狂者志氣極高。進而有為。以取于善。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為。有所不為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厲裁抑之教。即將求之中行也。微斯人。其誰與歸。○大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微。有狷者之節。而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蒙引。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子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劉毅。本訥近仁。亦如此。照者自見。○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

所不為是行之過。○愚按註謹厚。人二句。本文未有。亦可不必多此一層折。

及中道而行之士以傳授之。因吾之所深願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鮮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見之矣。然道不可終無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畧於事。狷者孤介而違於俗。皆性稟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蓋天下有一種謹厚的人。其行已檢飭而不見其過差。其取人和易而動諧於流俗。恰似箇中行的模樣。然其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素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這等的人。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為。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緇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為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之托。庶幾其有望乎。若夫謹厚拘攣之士。非吾之所願與者矣。按

○纂大全慶源輔氏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則在我者無定守。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後若交鬼神而無常。則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此言誠善夫。○麟士按國語。民之精爽不携。或若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然廣韻集韻。玉篇皆曰。男曰巫。女曰覲。周禮又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也。○又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註。巫恒。巫之有常者。疏又曰。鄭玄謂恒。久也。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焉。而法之。得與本章語合。

○德行無恒。自前達錯。則或承之羞。○附錄易雷風恒。爻辭。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沉潛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於狂狷。平康之士。不可以常見。故不得不用剛柔以克治之。聖人之教人。與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

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

承進。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

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南人是南國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祀鬼的人。醫是行醫的人。承是進占。是占卜。孔子說

子路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從雷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本義或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自來也序孔子既引此辭又曰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蓋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麟士按易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謂玩全卦之象辭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玩本文之文辭本義玩者觀之詳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象辭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即指爻辭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爻辭也○纂集解大全勉齋黃氏子曰

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則視人猶己固極其和然其所見各異惟理是視而不苟同于小人之心私則喜狎昵所嗜好者常同然各爭利樂忌克而不能和處乎眾○麟士按鄭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之際之殊

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之處已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有始無終處人則一反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賤役亦不可以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意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死生不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恒卦九三爻辭也說道人而不恒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說道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為之事而人貴有專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則可以為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以鹵莽滅裂之心而嘗試漫為天下之事是百為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

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和是以道相濟而心無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務為雷同孔子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而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存則狹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常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可見和之與同迹同而心異公則為和私則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係欲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於斯也

○纂大全厚齋馮氏慶源輔氏
子貢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
悉者莫鄉人若也若有一人焉
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為賢乎子
曰未可也恐是同流合污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可為賢乎子曰
未可也恐是詭世戾俗也蓋鄉
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
不如各以其類自為好惡如鄉
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
則有可好之實矣其不善者以
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
行矣方可必其賢也○覺齋蔡
氏曰未二句乃夫子答子貢鄉
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
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
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
恭不善亦曷嘗惡之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
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
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
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子貢問於孔子說公道每出於眾論今有人
焉一鄉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為賢乎夫子答
說一鄉未必盡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
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為賢也子貢又問
說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都憎
惡他抑可以為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不
善人也而皆惡此人安知其非詭世戾俗者乎
亦未可便信其為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
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為賢
不如只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為得也與其以

鄉人皆惡為賢不如只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
之為得也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
喜其與已同也不善者徂於私欲今從而惡之
是必嫉其與已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
同於小人其為賢也復何疑哉此可見觀人之
法徒取其同則羣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
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論才者尤當以聖賢為準
則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

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

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
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直解事是服事說是喜悅器之是隨才器使求備
是求全責備孔子說君子之人易於服事却難

○序子曰君子之人易於服事
而難於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
公而恕若悅之不以其道必拒
之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及
其使人也則隨材而器之有長
皆可效事之不亦易乎小人之
人難於服事而易於取悅也何
也小人之私而刻若悅之難
不以其道彼亦欣然而悅也悅
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必
求其全備而後快焉責望無已
時事之不亦難乎此用人者一

說約合參

四書集注直解

卷下 子路

三

念之間而相及如此。○大金馮厚齋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

取其喜悅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悅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為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已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以進而效用於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蓋小人之私而刻者也。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從之矣。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考核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也不亦難乎？所以說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要之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己。君子則愛惜人才，故人樂為之用；小人則輕棄人才，故正人日遠而邪人日親。

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直解：泰是安舒自得之模樣，驕是矜高放肆之模樣。孔子說：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潤身，是以內和外平，心廣而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常矜已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以才勢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滿，心高而氣盛，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泰若有似於驕，而負道之氣象，與逞欲者自殊。驕若有似於泰，而負勢之氣習，與循理者迥別。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屬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

○纂大全胡氏子曰：君子惟理是循，高貴貧賤安于所遇，故常舒泰而心實謙謹，不有矜矜小人惟欲之逞，貪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而心實憂困，不能舒泰。○張南軒曰：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存疑：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

○纂集解：子曰：為仁貴有其質。惟夫剛而無欲，毅而果敢，木而質朴，訥而遲鈍，四者之資，質為近乎仁，人可不勉于學哉。○大說約合衆。

全朱子曰聖人之意乃是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為近耳雖有此正須是下求仁工夫乃可至此地位然後于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未詢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纂蒙引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之質性貴于中和必其切之情意之懇到德德詒告之詳勉而又怡一如一團和氣之可掬如此可謂士矣

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切切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弟則式好無尤怡之狀無賊思之禍此士所為思義兼盡耶○大舍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濶派于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于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故夫子歲之○雙峰饒氏曰切切懇懇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

故近仁

剛是強勁毅是堅忍本是質朴訥是遲鈍孔子說仁為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資稟柔懦而委靡者不勝其物欲之私文飾而口辨者每蹈於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勁而不撓毅者堅忍而不餒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這四樣資質雖未可便以為仁而實與仁相近何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自然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自然能存於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有是質者若能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則天理易於純全且將與仁為一矣豈止於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質而終不足以為仁良可惜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懇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懇懇兄弟怡怡

曰切切懇懇到也懇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切切懇懇是情意懇到的意思懇懇是告戒詳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悅的意思孔子路問於孔子說士者人之美稱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士之質性貴於中和若於行已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懇懇焉告戒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斯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於所施於處朋友則當切切懇懇以盡箴規之道處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愛蓋朋友以義合者也以義合者則可以善相責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於賊恩之禍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則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於

○纂存疑子曰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其于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心教之務農以厚其身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是如此○大全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民之節也如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若王若教民不待如此之久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

○序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而遽以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是謂自棄其民也○邢疏必致破敗若棄擲也

○纂引憲問世間何事最可恥子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貴乎有守又貴乎有為而已若邦有道穀雖非枉道未免素餐恥也邦無道穀則徒知貪位而不能獨善耻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有為者也亦未有不能有為

善柔之損耶此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而無一定之用雖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為德之累也兼體而時出之斯善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

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並

而即戎是用之為兵孔子說善人之道篤實無偽故其教民也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政舉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殺擊刺之方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而從事於戎伍之間矣謂之亦可者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若夫聖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將無敵於天下豈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於七年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

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孔子說兵者死地戰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攻殺擊刺之方一且驅之於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棄其民而何此兩章總是見兵不可以不慎之意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講武事設戎器以備不虞蓋為此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

有道不能為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

而徒守者也。憲勉之。○大全朱子曰：穀字有食祿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愚按本註不能獨善，是無道貴有守。大全又總二句言略無建明，是無道亦貴有為。蓋有道有致治之為，無道有撥亂之為，二句皆所以廣其志也。如註自原憲猶介以下一及，猶不合本文兩平語意。○趙氏曰：憲問恥，直書名，其自記也。

○纂通義白雲許氏憲又問人心之克伐怨欲皆仁之病能知

有為也。

憲是孔子弟子，姓原，名憲，耻是愧耻，穀是居官的俸祿。原憲問於孔子說：人不可以無耻，不知何者為可耻之事？孔子告之說：人之可耻者，莫過於無能而苟祿。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聽計從，正君子有為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喫着俸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明君，言不聽而計不從，雖卷而懷之可也。乃獨覲顏居位，只空喫着俸祿。夫君子居其位，則必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今世治而不能有為，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以素餐，貪得而苟祿，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耻，孰大於是乎？按原憲為人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蓋已知之。至於濟時行道，或短於設施之才，故夫子兼舉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

其病而禁之不行焉，可以為仁矣乎。○邢疏書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存疑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麟士按大戴禮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卒後退隱于衛。

淺說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即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非制之不行也。○大全朱子曰：人若見得大處，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心言，亦以成德言。

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原憲又問說：人心至虛，物欲蔽之，好勝者謂

之克，自矜者謂之伐，忿恨者謂之怨，貪求者謂之欲，有一於此，皆為心累。若能於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為仁矣。孔子說：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

○纂大全慶源輔氏子曰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于意所便安者總之而不能忘便是利心則于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為士故不止此○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着其累也人

○纂大全南軒張氏慶源輔氏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行人所不能行非故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于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如邦無道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至于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以避禍也○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交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亡國○朱子曰吳氏云言孫者非失其正也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附錄錢氏曰危行言孫言有時而孫若說危行言孫便不是了

制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勝私剛足以克欲斯亦可以為難矣若遂以為為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譬之草木不除終當復生火種不滅終當復燃倘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是未可便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退聽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懷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孔子說士志於道則居無求安焉何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為燕安計也苟於意所便安處即戀戀不能舍或懷於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形役而志以物損處富貴必淫處貧賤必移卑陋甚矣惡足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正辨危是高峻的意思孫是卑順的意思孔子說君子處世其言行固當一出於正不可少貶以徇人為也須要看時勢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固邦家有道之時也則當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論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與潔去就而挺然勁氣之不回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故言與行俱高而無害也若夫君驕臣諂公道不明此固邦家無道之時也當此之時其行固當仍舊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已之常言則不妨於卑順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禍蓋道與時違不得不為此委曲以避害耳此可見行無時而不危君子守身之節也言有時而可孫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國者而使人孫言以苟

九為入六
四書集注直解
卷一 憲問

容豈國之福也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

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

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是枝葉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則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

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敷之議論必然順理成章而可聽是言乃德

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則未必其有德蓋言一也

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若但聽其言而取之則君子色莊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

為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則正氣常伸其臨事之際自然見

○纂集引子曰理之有得為德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必有言若夫有言者或便佞口快底人未可知不必有德心之無私為仁仁者中無牽累則見義能為必有勇若夫有勇者或是血氣之強發出來未可知不必有仁蓋由本可以兼末而由末不可以信本也○和順二句出禮記○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園內註兩或字仔細正貼不必二字若尹氏下兩箇徒字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合所蒙所總而致觀人之道

義必為而有勇是勇乃仁之發也若夫有勇者則未必其有仁蓋勇一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若但從其勇而觀之則義理血氣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當知所以務本而觀人者亦烏可徒取其末哉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

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

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

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子乃

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子乃

○纂集解孔馬南宮适問于孔子曰嘗聞羿有窮國之君善射篡夏后相之位羿臣寒浞之子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乃羿為寒浞所殺羿卒為夏后少康所誅此二子者強力如此而俱不得其死所有狀禹盡力于溝洫稷播百穀貧賤躬稼如此而禹受舜禪稷之後至文武王業成皆有天下興亡得失之故果安在哉适意欲以羿奡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子乃

莫美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君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為趨向者。而可也哉。○邢疏。羿居窮后之地。故以為國號。○通義。白雲許氏曰。太康十九歲。渡河而攻。十旬弗反。有窮后北。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安邑之地。稱帝。夷羿。夷。羿。姓也。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八年。羿。臣寒。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殺相。遂滅夏。相后妃名緡。逃歸。有仍。仍。后父母國也。明年。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澆及澆豷。○鄱陽朱氏曰。此章聖賢交相稱贊之辭。

○增淺說。子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容或不仁者。有之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繼天理有復萌之時。亦不勝其私欲之蔽。固未有能仁者也。○大金潛室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吳氏曰。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序子曰。父之于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凡所為。責成與戒。

慕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直解 南宮适。即南容。羿是有窮國之君。稷是羿臣。寒浞之子。盪舟。是陸地行舟。南宮适問於孔子。說羿善於射。稷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無有能過之者矣。然一則為其臣寒浞所殺。一則為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則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強則羿。稷之亡也。如彼。以弱則禹。稷之興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宮适之問。託意甚深。且或有感而發。夫子於此。蓋有難於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嘆美之。說道。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見。而知德者鮮也。今觀适之所言。進禹稷而退羿。慕貴道德而賤權力。則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可知矣。君子哉。其此人乎。尚德哉。其此人乎。再言以贊美之。蓋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直解 孔子說。仁者心之德。心存則仁存。心放則仁失。然存之甚難。失之甚易。如君子之心。純乎天

理。固宜無不仁也。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人欲有時而竊發。天理有時而間斷。間斷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縱有天理萌動之時。亦不勝其物欲攻取之累矣。豈有小人而仁者哉。夫東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則小人固當為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則操存省察之功。益不可一時而少懈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

憲問

敗者一出於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此所為陳善與閉邪者一出於誨雖欲順承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為父與臣者各盡乎道而為子與君者各體其情而已○蒙引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愚按愛之忠焉二字一讀即下能勿勞誨乎俱有力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積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有甚切之情則有必至之事父母之於子有以姑息為愛而驕之者矣驕則將縱其為惡以取禍敗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愛之也若慈親之於子也愛之也切則其為慮也遠或苦其心志或勞其筋骨禁其驕奢淫泆之為而責之以憂勤惕勵之事蓋其心誠望之以為聖為賢故自不肯以姑息參養而誤之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有以承順為忠而諛之者矣諛則將陷君於有過以致覆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則其為謀也周或陳說古今或譏評時事不避夫拂意犯顏之罪而務竭其納誨輔德之忱蓋其心誠望其君以為堯舜故自不忍以緘默取容事之是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夫知愛之必勞則為子者不

○蒙存疑子曰辭命所以交隣

可以憚勞憚勞非所以自愛也知忠之必誨則為君者不可以拒誨拒誨非所以勸忠也君臣父子之間貴乎各盡其道而已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蒙存疑子曰辭命所以交隣况鄭以小事大其為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為草藁而創立規摸大意然意思恐有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定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詞意恐未停當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歸之以添其太簡然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又從而潤色之易其句讀字面化陳而新易俚而雅而辭命乃成焉

命是詞命裨諶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夫草創是造為草藁討是尋究論是講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乎晉楚大國之間其勢甚危然能內撫百姓外

裨諶鄭大夫氏名○邢疏掌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東里鄭城中里名○大全左襄三十一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諫出曰鄭有禮其

說約合參

數世之福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將有諸侯之事，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以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麟士按：通義金仁山曰：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傳首以為子產擇能者得之。○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序或問子產之為人。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于國，乃惠愛之人也。○大全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劉氏曰：子產為政，黜侈汰，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帛，要皆以豐財，是謂禁殺保民，其用法深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雲峰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言之。蓋子惠而不知為政，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言之。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序問子西，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大全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駒夏，楚宜申，駒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問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和諸侯，使國家安寧而強大，莫之敢侵者，則以賢才衆多而用之。又各當其任，故也。試舉一事言之。如詞命，乃有國之要務。况以小國之事，大國全賴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則尤其要者。鄭國之為詞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之創為草藁，而立其大意。一人之識，見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則使之尋求故事，而以義理論斷之。然雖經評駁，未必多寡適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飾之，而加以筆削焉。然雖經裁割，未必辭藻可觀也。又使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辭命而成於四賢之手，此所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即辭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衆賢畢集，而各效其長，鄭之能國也宜哉。然四子之賢，亦自有不可及者。觀其同心共濟，畧無猜嫌，此不以為矜所長，彼不以為形所短，彷彿虞廷師師相讓之風，非同有體國之誠意，忘已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真可為人臣事君之法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

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直解子產是鄭大夫，名公孫僑，執鄭國之政二十餘年，當時以為賢，故或人問於孔子說子產之為人何如。孔子說子產聽鄭國之政，德澤浹洽於國人，乃惠愛之人也。按子產為相，政尚威嚴，芟除強梗，又鑄形書以禁民之非，其迹近於寡恩，然其心切於愛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嚴禁令而使人不陷於罪辟。三年之後，國人皆歌頌之。終子產之身，鄭國大治，強於諸侯，蓋其實愛之及於民者深矣。故孔子以惠人稱之。及子產死，孔子又為之垂涕曰：古之遺愛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收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麟士於通義夫子非以已私外之集註相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愚按彼哉彼哉猶俗云他麼他麼吾不知道也

序問管仲子曰斯人也桓桓公桓公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仲伯氏後來與約飯疏食至於沒齒魯無怨言此自知已罪而心服仲功故如此觀此而所為管仲可知矣○大全問集註猶言此人也云何未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畫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麟士按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無專周意○許之外之各有

頌項不可于子產又說他短處子子又說他長處○彼哉彼哉置而不論矣或並短處不言尤當也○說業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閑紐後人立主意揅挖為作時文計耳

○纂刑錄存疑子曰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以義命自安無怨

直解 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長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賢欲立之子西不許竟立嫡長子壬為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國當時稱之故或人又問說子西之為人何如孔子無所可否但應之說彼哉彼哉外之之辭也按楚借稱王號憑陵周室孔子作春秋嘉桓文之功貶楚之王號而稱子蓋以夷禮外之子西雖賢不過借竊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蓋置賢否於不足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繁乎其未有聞也

直解 管仲是齊大夫管夷吾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人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亦齊大夫駢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戶蓋大邑也疏食是餽飯沒齒是終身或人又問管仲之為人何如孔子說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齊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奪其所封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伯氏後來窮約飯食餽飯以至終身曾無怨言夫奪人之有入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入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終不以為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觀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則管仲之為人也按子產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然當時議論猶有未定子產以法嚴而掩其德愛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讓千乘之國而盜一時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則萬世之公論幾不白矣此入之所以為難知而論人者當以聖賢為準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

為難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以義理自守無驕為易常情如此所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又刑既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纂大全胡氏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為人也有之為家老雖趙魏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其勢甚尊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若以之為大夫雖是滕薛而國小政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亦不可

為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材者故用人者貴乎因材而器使之也○存疑聖人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免他長處而帶個短說多少宛轉妙處○麟士按年譜孔子十歲魯襄公薨襄公在位二十一年孟公綽見左傳在襄二十五年史記亦云孔子之所嚴事也魯少綽則意其人前後輩也○愚按非為國小故事繁言雖國小事亦繁見大夫難為公綽不稱也否則國大事倒簡倒可為不成

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直解孔子說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乃人情之常若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所怨尤斯善處貧者也處富而能收斂謙抑不為驕肆斯善處富者也然貧為逆境非心無愧怍而真有所得者必不堪其憂故貧而無怨實乃人之所難富為順境但稍知義理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制故富而無驕猶為人所易知無怨之難則人當勉其難知無驕之易則人又豈可忽其易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

之用人可知矣

直解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都是晉之世卿最稱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都是小國大夫是任國政之官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當因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綽為人廉靜寡欲而才幹則短本宜於簡而不宜於繁者也若使他做世家之長就如趙魏之大家他也為之而有餘何也家老之職惟在端謹以領率羣僚而已公綽之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使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大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不能公綽短於才則固不足以辦此矣夫一孟公綽也以為宋老則趙魏且優况小於趙魏者乎以為大夫以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才皆可以奏功用違其器適足以僨事圖治者可不思知人而善任之哉

○纂大金胡氏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凡人之資稟偏而有疵則不能成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此四子之長各有可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卑反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以為成人亦已可矣○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語類問舉四子只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棟底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令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况又文以禮樂豈不是為成人○蒙引成人完成底人也○存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各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直解成人是完全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公綽即前章孟公綽不欲是廉潔無欲卞莊子是下邑大夫力能刺虎冉求是孔子門人冉有藝是多才能子路問於孔子說人以一身參於三才必何如然後可以為全人而立於天地之間乎孔子說人之資稟庸常者多高明者少

或雖有高明之資而不學不知道往往蔽於氣稟之疵而局於偏長之目此世所以無全人也若是臧武仲之智識精明孟公綽之廉靜寡欲卞莊子之勇敢有為冉求之多才多藝其資稟才性固已有大過人者矣又能各就其所長者而節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病和之以樂消其氣稟駁雜之疵則智足以窮理而不流於苛察廉足以養心而不失於矯厲勇足以力行而不蔽於血氣藝足以泛應而不傷於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礱琢良金而又益之以磨煉斯可以為成人矣惜乎四子之未能也蓋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本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夫子以此勉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

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

疑禮者天理之節文是個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慮勇藝皆歸于中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知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智慮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于僅也○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統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而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荀子齊人伐魯忘卞莊子不敢過下又史記陳軫傳卞莊子欲刺虎館監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則聞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獲虎之功館監子戰國策作館與○朱子曰莊子事

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聞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

達說子曰夫所謂成人者固在于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衆美之兼備若是乎惟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不變有是忠信之實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以此成人而進之則成人可及矣由也其勉之哉○蒙引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不欲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麟士按如此則禮樂未備是欠文之以禮樂一句矣○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不可分○上亦可以為成人對上之而言

人對聖人而言下亦可以為成人對上之而言

○序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于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纂大全朱子公明賈對曰以此相告者過也此不近人情之論也吾夫子平日時當言然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寔若不言之也樂當笑然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寔若不笑也義當取然後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而寔若不取也故人以此稱之耳夫如人所告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如賈所言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故夫子疑其詞曰爾夫子其果能然豈其

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也

命久要 是舊約平生是平日孔子既答子路之問又說道吾所謂成人者自人道之備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歷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厥者苦其

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憲問

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鮪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麟士按通義公孫枝當作公孫拔皮八反即公叔發俗本傳寫之誤然世本又云獻公生成子當生文子枝生朱始為公叔氏也○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知人之明

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厭是苦其多而惡之的意思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個簡默廉潔的人故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聞而疑焉乃問於衛人公明賈說人說汝夫子平日通不說話不喜笑又一毫無取於人信有之乎公明賈對說言笑取予乃吾人處已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此殆言者之過也蓋多言的人則人厭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以言而後言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的人則人厭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也但樂得其正而後笑一嘖一笑不輕與人是人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則人厭其取吾夫子非不取也但義所當得而後取苟非其義即却而不受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為不情之言而公明賈至以時中稱之尤為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說道汝謂汝夫

子時言樂笑義取其果然乎然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豈真能然乎夫不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詞如此聖人與人為善之心含洪忠厚之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直解臧武仲是魯大夫臧孫紇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有挾而求武仲得罪於魯出奔於邾既

而自邾歸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於魯而後去孔子即其事而誅其心說道臧武仲既以得罪

○蔡大舍雙峰饒氏子曰臧武仲先以防自據乃使人求為立後于魯君此挾君以不待不從之意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臧氏欲外罪以欺世也能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訪于臧統為立之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氏季孫愛之孟孫子亦豐點謂之鉏苟立錫請雙臧氏卒奉錫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信臧孫聞之臧孟氏將辟錫除丁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統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

臣請其可賈再奔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成孫如防使采
告曰統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
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察二執敢
不避邑乃立城為城統致防而
奔齊一按公鉏即公鉏

○達說子曰五伯造與桓公
威人皆知其心術同歸于不正
也就知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
于此乎嘗見晉文公所行之事
如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
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
携二國之交至于于盟之會則
以臣而君君于翟泉之盟則以
下而凌上其殆請而不正也又
嘗見齊桓公所行之事如楚未
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責尊王
以義楚既服也則也師及陵而
待楚使以禮至于葵丘之會則
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

出奔雖欲請後只宜使人陳詞於魯以聽處分
不當又入防以請推其心以為若不得請則將
據邑以叛矣是蓋挾不逞之心而劫之以不得
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人臣之罪
莫大於要君武仲之所以敢為此者亦以魯君
失政故耳使魯之紀綱正法度舉彼武仲者其
敢蹈不軌之誅乎圖治者宜慎鑒於斯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是詭譎與
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
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
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
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
隱

正相反孔子說齊桓晉文相繼為諸侯之長當
時雖稱為二霸然文非桓比也蓋文公為人專

世子之大法其猶正而不譎也
○大至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
勝楚之罪莫大于僭王僭夏孔
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潰遂
伐楚而于晉僅書曰及楚戰于
城濮則晉之有歟于聲罪致討
也亦已著矣

○序子路曰管仲召忽皆相乎
子糾者也桓公使殺公子糾
召忽死之矣而管仲獨不死則
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甚矣故
疑而問曰管仲未得為仁矣乎
○大全左莊八年齊侯使連稱
管至父戍葵丘期成公問不至
請代不許謀作亂信公之母弟
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幼之
二人因之作亂遂殺襄公而立
無知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程
子曰桓兄而糾弟襄公死桓當
立春秋書桓則曰齊小白言當
有齊國也于糾則止曰糾不言

尚詐力不由正道是譎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
正道不尚詐謀是正而不譎者即如伐楚一事
文公欲解宋圍乃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
復曹衛以携楚不能聲罪致討只以陰謀取勝
而已若桓公伐楚則以王祭不供而聲其罪又
退師召陵而許其盟各正言順舉動光明此桓
之所以優於文也二公他事亦多類此其優劣
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論之耳推其心
則皆假借仁義同歸於譎而已其於王者之道
豈可同日而語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
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
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
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
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
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

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既而幼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于是罪魯也○附錄呂氏春秋鮑叔牙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召忽曰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令鮑叔牙傳公子小白管子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篡大全慶源輔氏子曰論人者不必求全桓公九合諸侯攘夷以尊周室一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扶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効矣孰如其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其仁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直解 公子糾是齊桓公之弟齊有襄公之亂桓公出奔於莒召忽管仲奉子糾奔魯以與桓公爭立桓公既返國使魯殺子糾而縛管仲召以與齊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既至桓公釋其縛用以為相九字春秋傳作糾是督率的意思子路問說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致命而死於義得矣彼管仲者同為子糾之臣乃獨不死而反臣事桓公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豈得為仁乎孔子說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當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時乃能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車之力殺伐之威只是仗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一

仁孰如其仁殆未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公宗族之類亦其証說者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不以兵車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可謂整矣○蒙引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夫子之記者錄其功而不記其過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于忘君事仇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不以兵車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存疑子路疑管仲不死子糾之末仁夫子不答其末仁之問而錄其相桓之仁有可錄不死子糾未為過也蓋仲之輔糾非正可以死可以無死也○子路疑末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

之而諸侯莫不服從若是者皆管仲輔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則王室日卑夷狄益橫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為心今觀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則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未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按齊世家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弟奪兄於義已悖是以忽之於糾雖有可死之義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仕之理况實有可稱之功彰彰如是乎聖人權衡而折衷之其義精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

○序子貢曰管仲其卒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而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能免子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乎纂存疑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曰周自東遷夷口亂華管仲之相桓公也霸長諸侯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于是正民至于今猶受其匡正之賜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于夷狄吾如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公有人功如此○大金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當是之時楚之勢衰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云纂存疑則言仲之不死也意蓋有仁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小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于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賜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邢疏伯者長也

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直解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匡是正微字解做無字衽是衣衿被髮左衽是夷狄之俗諒是小信

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哀諸侯與故曰霸者把也言把持工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大金南軒張氏曰若二子直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其矣○通考朱文公遺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故與聖門之仁不同○饒氏曰夫子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此篇夫子所以每獲之蓋子時人皆知尊伯術而黜王道蓋子恐功利之說蔽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排之○附錄揚子常曰按此兩章問答而賢一責死一責相夫子一取不

自經是自縊昔子貢問於孔子說管仲之為人其非仁者與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仲為子糾之臣義當有死無二彼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為之相其忘君事讐忍心害理如此是豈仁者之所為乎孔子答說子徒知管仲之過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東遷王室微弱夷狄縱橫天下日入於亂矣幸而有管仲者輔相桓公為諸侯之長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亂於是一正非特當時賴之至於今吾民猶得以享安寧之福者皆仲之賜也使無管仲則中華之地將淪為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管仲之功如此則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遠圖意氣感激即自縊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是可見豪傑之士將建不世之大功則不拘拘於一身之小節然此不可以常理論常情測也彼管仲之可以無死賢如由賜尚或疑之非聖人孰

能定其論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直解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其後諡為貞惠

文子公是公朝昔衛之大夫有名僕者先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賢遂薦之於君而與已為同僚夫子聞此事而稱美之說道諡法文之一字最為美稱非其平生有才德美行者不足以當之今公叔之得諡為文我罔不知其他然只就這一件觀之是即可為文矣夫知賢而能薦明也拔之家臣之賤而升之公朝之間公也惟知為國用賢不嫌名位之逼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諡之曰文夫何媿乎按臧文仲不薦柳

以兵車一取一匡天下義各有別言外見詩仲一人不死而所活人甚多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世解頗似混雜

○序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僕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

序子聞而稱之曰文美諡也文子薦賢其所為如此亦可以為

文矣于諡何媿哉○大全原委馮諡文子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媿也諡○雙峰饒氏曰如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詳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附錄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臣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

乎衛國有維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

○序夫子嘗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問曰夫其無道果有如是矣而不喪其位○蒙引大

樂謂其藝倫不叙繼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二句一

般皆大約之詞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纂大全雙峰饒氏子曰靈公用八一節猶有可觀仲叔圍長于賓客也則用之治賓客祝鮀長于宗廟也則用之治宗廟三孫賈長于軍旅也則用之治軍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于隣國而不至放曩治宗廟得人則遠近靜嘉牲牲肥腍神人眷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三者皆國之

下惠則夫子譏其為竊位公叔文子薦家臣僕則夫子稱其可為文是可見薦賢為國乃人臣之盛節以人事君者所當知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夫音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

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圍即孔子子也三人

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衛靈公無道之事蓋其藝倫不叙綱紀不張在當時諸侯中最為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問說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此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亡乎孔子

大本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安其
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
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
若此不以其所短而棄其長
至公之心也○蒙引仲叔圍三
向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
之才言○麟士按鄒陽朱氏曰
此章明人君用人之效

○大金南軒張氏子曰易其
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
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

之不出恥船之不逮而仁者之
言必認○麟士云要見是辭之
之詞○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教
人謹言以為力行之本

○序齊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大全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關
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頤諸朝五月壬申成
子殺子我庚辰沈公子舒州曰
午弑之○子我即闢止
序孔子時雖告老乃齋戒沐浴
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此人倫大變也况我魯義在
隣國請與兵以討之
序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
使孔子曰汝為告夫三子
纂集解馬孔子出而自言曰君
臣大倫討賊大義所繫至重以
吾嘗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而

答說靈公雖是無道然却有件好處他平生最
善用人如仲叔圍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以接
待賓客應對諸侯視鮒熟於禮文者也則用之
管宗廟祭祀之事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
之以治軍旅居將帥之任夫治賓客得其人則
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啓釁召禍矣
治宗廟得其人則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人心
有所繫屬矣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
國不敢窺矣這三件乃國之大事皆擇人以任
之而用之又各當其才此所以內外咸理而國
家可保也靈公雖無道何緣使至於喪亡哉夫
衛靈公以無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國
况於有道之世得天下之賢才而善用之乎所
以說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人主為社稷計者
宜知急親賢之為務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
必為之志而不
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直鮮怍是慚媿孔子說凡人放言易力行難故躬
行君子每認其言而不敢易若或輕肆大言高
自稱許畧無慙媿之心這等的人考其所行必
不能相顧徒妄言以欺人耳其為之也不亦難
乎所以君子貴夫實勝而聽言者必當觀其行
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
名王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音朝

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
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
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
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
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

不致以己也。我札當告君，不
當告三子，乃不命三子而使
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

纂大全朱子大義之三家，即齊
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
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
守而或哉。然孔子以君命之重
也，諄是一往以告焉，而三子果
以為不可，因復正言之曰：從違

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
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陳成子是齊大夫，陳恒簡公是齊君，名壬，討是
興兵以討其罪。三子是魯三家，孟孫氏、叔孫氏、
季孫氏。孔子嘗為大夫時，已致仕，故謙言從大
夫之後。昔齊大夫陳成子，平日厚施於國，以邀
人心，有篡齊之意。簡公惡之，使其臣闕止圖之。
成子遂殺闕止，而弑簡公。此時孔子雖已致仕，
居家猶沐浴齋戒，而朝告於魯哀公，說道陳恒
不道上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者。請君興兵以討之。當時魯國政
事都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專擅，哀公不得自
由，乃答說你去與三子計議何如。孔子出而說
道：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我今雖不在位，然嘗從
大夫之後，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聞，亦以行吾
義而已。君乃不能自命，而使我曰告夫三子者，
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
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

在君大夫，雖不敢必，然君臣大
倫，討賊大義，所繫至重，以吾從
大夫之後，雖欲不告，不敢以已
也。意其所以警夫三子者，深矣。
○夫子初告時，真個教討陳恒，
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
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
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馮厚
齋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
為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時
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
存疑從大夫之後，不可不告一
句，君大夫都昭見，蓋以從大夫
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君者
可以不命三子耶？以從大夫之
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大夫當
國者，可容已耶？此等非是聖人
不能言。○鄒陽朱氏曰：此章聖
人救亂之心。○附錄史記田齊
世家：簡公立四年而弑，于是田
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常為
相，常既弑簡公，俱諸侯謀已，乃

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
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
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
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
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
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
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
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解**之字，解做往字。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
告以討賊之義，彼三子者，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依，故沮其謀，以為不可，意以齊強
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於我何與？蓋與逆
臣為黨，故以討賊為非也。夫子乃應之，說道：弑

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闞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按田常即陳恒

○序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為道凡進言宜無以欺為也而君或末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于此矣○存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顯吏則犯亦未能也故註圍外

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吾之所以來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以為不可又獨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傷其臣者至矣按此章所記齊簡公魯哀公皆衰世昏庸之君不足道者然亦可見人主當獨攬乾綱深防禍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僭踰之漸不可使事權去已而紀綱有陵替之憂然後君臣相安而國家永保矣圖治者尚鑒於茲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直解犯是犯顏諫諍子路問說人臣事君之道當何如孔子告之說臣之於君有弼匡之責君有過必當盡言以諫諍雖至於冒犯威嚴亦有不容自己者然須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由是以進言於君雖侃侃焉危言讜論犯顏色甘罪譴而不顧而其一念忠

愛之誠實有溢於言詞之外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純臣也已若外沽強諫之名而內無納誨之實意徒避不言之責而故為不切之虛談是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勝誅乎蓋子路剛直敢言不患其不能犯患其無忠愛之誠耳故孔子以是勉之然勿欺在於臣而納諫係於君大舜舍已從人聞一善言即從之若決江河惟求有裨於君德有利於國家耳何必問於心之誠與不誠乎此又在上者所當知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

故曰究乎汗下達是通透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始焉不過一念之少殊

終焉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凡有所為都只循着天理而行故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漸至於為聖為賢而造位乎天德譬

纂存疑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達亦異君子則上達小人則下達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後下來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朱子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個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個汗下底道理○胡氏曰循天理狗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之效也○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

纂大全雙峰饒氏子曰同此一
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
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得之
于已今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
心要求知于人其內外各實之
別如此○此章當看者字○如
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干祿
則非為已之學也若如此世刑
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
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
心之同異○存疑雖云古今所
學皆同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
者亦異為已者其工夫必深必

求到有寔得然後已而日進于
高明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
以見知于人斯已矣其工夫必
苟且糊塗必無寔得○紫引曰
欲得之于已少有不見知于人
者欲見知于人虛譽雖隆實則
病矣○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
章即人為學之心而嘆世俗之
衰

○序衛蘧伯玉一日使人來問
候孔子

纂大全新安陳氏孔子命之坐
而問焉如對伯玉也曰夫子近
日果何所為使者對曰吾夫子
之所為者亦無他只是有意欲
寡其過而猶未能也即使者之
言觀之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
已能則不自足此簡身常若不
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使者

之登山者一步高似一步將日進於高明矣豈
非上達者乎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凡有所為
都是一團私欲故其志氣昏昧物欲牽引良心
則日以喪失邪行則日以恣肆漸至於為愚為
不肖而與禽獸不遠譬之鑿井者一步低一步
將日流於汗下而已豈非下達者乎欲脫凡近
以遊高明者當知所擇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

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
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
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直解為己是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孔
子說古今人所學之事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
之學者其從事若與今同也然學問思辨只為
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飭躬勵行只為

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進其德所知者性分之
固有所為者職分之當然惟求盡其在我而已
所以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其從事若與
古同也然學問思辨未必其明道者何如而汲
汲欲求知於人飭躬勵行未必其進德者何如
而汲汲欲求知於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
說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雖專於務內而有諸
中者形諸外其終自至於成物為人者雖心在
務外而虛譽隆者實德病其終併至於喪己學
者不可不知省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
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

於其家既而反魯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故伯玉使人來也

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

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
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

出。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也。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也。○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釋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于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達說此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不願其外者誠也。思出其位者妄也。是故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位。樂其日用常行之道。循其一定本然之則。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天君子之心。惟安于所遇如此。然則世之昧於此者。蓋亦不占而已矣。○大全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皆位也。○附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

也。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直解。遠伯玉是衛之賢大夫。名瑗。使是差人。昔孔子嘗至衛。主於衛大夫蘧伯玉之家。既而反魯。伯玉差人來問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之說。爾。夫子近日在家。幹些甚事。使者對說。人不能無過。而貴於能寡。我主人之心。時常戰戰兢兢。省身克己。欲其言皆順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但人欲難於淨盡。天理難於純全。恒以為學問功疎。未免於有過。此則我主人之所為也。使者之言。雖愈自卑約。而伯玉好學力行之美。自有難掩者。蓋亦善為說辭者矣。夫子於其既出而稱之說。斯人也。真可謂使者乎。真可謂使者乎。重言而歎美之。蓋以彰伯玉之賢也。大抵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出入靡定。故寡過未能。非使者為伯玉謙詞。乃真實語也。堯舜禹之授受。以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未見古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學者加意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

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直解

位是職位。這一句是易經中間艮卦的象辭。

曾子嘗稱述之。說道凡人之居位。雖有大小尊卑之不同。莫不各有當盡之職。若舍其本職而

各有其所。滯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折衷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

○序子曰。言易放。行難盡。君子則恥其言。不使有餘。而過其行。不使不足。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大金朱子曰。過猶易表。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

○蔡蒙引子曰。君子所以為道者。有三反之于我。無有能為。仁者理足以勝私。處順逆而不憂。我未免于憂也。則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過事物而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

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而不懼。我未免于懼也。則于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故不勉哉。○大金朱子曰。道誠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蔡蒙引下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于此三者。蓋綽乎其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不可以言字當謙字。蓋子罕篇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是尹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為先。一則仁為先之意耳。非經旨也。

之所圖慮者。惟求以盡其本分所當為之事。如居乎倉庫之位。則思以審會計。明出納。以盡乎理財之職。如居乎軍旅之任。則思以勤訓練。飭軍令。以盡乎詰戎之職。初未嘗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則眾職畢舉。而庶務咸理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有餘之辭。○恥。是羞耻。孔子說人之言行。貴於相顧。若喜為高論。輕肆大言。而考其所行。未能如是。則為言過其行。究其歸。不過便佞小人而已。故君子耻之。以是為耻。則勉不足而謹有餘者。自不容不至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曰。夫子自道也。道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

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憂是憂慮。惑是疑惑。懼是恐懼。自道是自家說自家的事。言道其實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而常懷望道未見之心。說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反之於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是也。仁則心德渾全。而私欲淨盡。凡窮通得喪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憂。智則心體虛明。而思慮詳審。凡是非邪正皆不足以蔽其心。故不惑。勇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之決大疑。任大事。自勇往直前。而無足以動其心。故不懼。此三者皆君子之全德。而我之所未能者也。夫孔子道全德備。其於三者皆已各造其極。而時出之。豈復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貢聞其言而歎說。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乃以為未能。蓋聖不自聖。聖之心也。大抵聖人深見義理之無窮。其自視常以為不足。故聖而益聖。有志於希聖者。當知所惕勵矣。

○序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較其短長恐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夫我則于人之短長固未暇及之賜其知之否○大全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序子曰大凡世之知譽于己無故不患人之不知惟其學焉而不能明理行焉而不能

踐寔此深足患也君子求在我而已○集解王曰徒患己之無能

○纂存疑子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墮小人之計有人于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于人之我欺我疑者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者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遮照底人豈不為賢乎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待底賢要兼此二者○逆億是把火去焯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方此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直解

方是比方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

長此雖窮理之一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自治之功疎矣故夫子反言以警之說賜也其賢乎哉蓋惟賢者自家學問工夫極其精密乃可以其餘力而較量他人若我則以義理無窮工夫未到日孜孜焉惟以進德修業遷善改過為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於方人哉夫方人之事在聖人猶以為未暇況學者乎孔子言此其所以警子貢者至深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

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

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直解孔子說人之處世常患名譽不彰人不知已然此不足患也惟夫學焉而不能明其理行焉而未能踐其實此則在己本無可知之具反之吾心而有歉者止學者所當患也今乃不以此為患而徒患人之不知何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未逆

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直解

逆是事未來而逆料的意思億是事未形而意度的意思詐是欺詐不信是不實抑是反語詞

曾許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有心明照無心○辨士按說叢不逆詐至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個人故緊贊曰是賢手真不易也

○參大全復峰饒氏微生說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

以口給取悅謂之曰丘于列國何為是栖也然依戀不舍與母乃為佞以求用於世乎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栖也如鳥之栖而不飛也

纂新安陳氏子因而箴之曰大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立非敢為柔佞之事也亦疾夫固執太過不通于世用也子其知我乎

先覺是無心而自然知覺孔子說人之於已未必有欺詐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做逆詐人之於已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猜之叫做億不信這等樣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誣而枉者非誠心率物之道也然雖不為億逆而人或得以欺之則又忠厚太過甘受人瞞亦不足為賢也惟於人之詐者不必先意以迎之於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以度之而其詐與不信者之情偽自能先知之而不為所眩斯則虛以應物知能通微譬之明鏡雖未嘗有心以索照而人之美惡妍媸自無遁形是乃可謂之賢也已蓋多疑生於不明而明者自無所疑逆詐億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欺之乎然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為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當知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解微生畝是當時的隱士蓋年高有德之人也栖栖是依依不捨的意思佞是便佞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的意思昔孔子周流列國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隱士微生畝者譏之說道孔丘我只見你今日之齊明日之魯人不見知則亦可以已矣何故遠等栖栖然依戀不捨歟夫世之佞人則務為口給以希世取寵你今所為無乃為佞以求用於世乎孔子答說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丘豈敢為佞人之事但以世道污濁挽回在人而康濟民物當有所寄若是守拘滯之見以隱為高昧變通之宜果於忘世則執一不通的人又我之所惡者也其所以

說身... 卷一 憲問

○纂大全渡峰饒氏子曰驥美稱也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不以其力以其德也彼夫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不以其才以其德亦猶是也○胡氏曰調者習藝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驚也○麟七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愚按此比驥君子才德意在言外

栖栖然而不能忘情於斯世蓋以此耳豈肯為佞哉蓋微生畝是齒德俱尊的人但其所見偏執故聖人對之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

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目解

驥是良馬之名德指馬之調習馴良說孔子說君子之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貴之德也譬如馬中有驥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馳驟之力以其有馴良之德也蓋馬之任重致遠者存乎力然使雖有力而不免於蹄嚼難於控御則亦凡品而已何得為驥乎人雖有才而苟無其德是亦小人而已何得為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觀人者論其才而又當考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

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

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

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直解或人問於孔子說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風日薄若於人之有讐怨於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報之何如孔子說酬恩報怨也是人道之常稱物平施乃為事理之當人有怨於我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此於情理乖謬甚矣必也於人

○序或以人情仇怨相尋乃五之問曰人之有怨于我者竟若忘焉而以德報何如○大德○子道德經思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也○其細

大全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盡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酬之却是何理斷然是行不得也

纂朱子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兩當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以直報之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傷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上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口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

忠厚哉至于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

正也。○諸士按註愛憎取舍頗雜，理會可以權宜不用。○筆記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曰：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兩句，便明。

○蔡大全朱子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世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蔡朱子子貢說他也是，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曰：人何為其莫知子也？連說子曰：夫知立異以為高者，始是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為異，惟是矣。彼窮通出于天也。我也適時之窮，不得于天，亦惟反己有歉矣。何敢以怨天子，用舍係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于人，亦惟反己有歉矣。何敢以尤人乎？但知勉勉于常行之間，致力于人事之近，理有未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

事有不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緣是理得于深遠之訣，道融于真積之久，自然知焉。日精而至于知之至，行焉日進而至于行之盡矣。凡此下學而上達也，要皆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蓋吾惟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意者其為天心之降監耳。是人莫我知者，正在此也。○朱子又曰：孔子當初學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不是引有一個夫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就那物中見得個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亦不離于人倫日用之常，但恐人不能盡所習學耳。果能學

之有怨於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取舍，一惟以直道處之。使其人之可愛，可取，歟！我固不以其私怨而昧其與善之公心。使其人之當怨，當棄也。我亦不避私嫌而廢夫除惡之公典。這是以直報怨。若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酬之。大而捐軀以圖報，小而一飯之不忘。雖其中自有委曲，用情屈法從厚者。若於直道有背，而揆之天理人情，固亦未為過也。這是以德報德。如是而報施之間，庶為得其平乎。夫觀或人之言，非不近厚而反不，得其平。聖人之論，既得其平，而亦未嘗不厚。誠權衡萬事者之準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子貢曰

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

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

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所以說下學上達，昔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當時亦罕有知之者，故發嘆說。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說，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都不知夫子。孔子答說，人之學問，惟是高世絕俗，與世不同，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也。如窮通得喪，係於天者，我雖不得於天，未嘗怨天。用舍予奪，係於人者，我雖不合於人，未嘗尤人。只是反己自修，循序漸進，如義理有本末精粗，我只在下面這一層着實用功，使功深力到，將上面這一層漸次通達。譬如登山，的只由

安有不上達者。○不怨天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似退後一步說。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語類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帶了。天又無。心無陽。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淨脫兩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存疑。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已知。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

○序昔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察者。乃諛之。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同將為伯察之言。而有惑志矣。讓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也。○大金胡氏曰。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序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或信用。而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而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皆非人。之所能為者。夫由今日。固有命。存焉。公伯察其如之何哉。子大。夫其聽之耳。○大金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子路說。

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近以及遠。這不過職。分之當為。進修之常事。無以甚異於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為已。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說知我者其天。乎。蓋甚言其必不見知於人也。夫聖人盡性。至。命與天合一。其獨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然下學上達之一言。乃萬世學者之。準。則人於可知可能者。逐一講求。則於難知難。能者。自然通透。固不當躐等而進。亦不可畏難。而止也。有志聖學者。宜究心焉。

○公伯察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

察。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察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察。

公伯察是魯人。愬是讒譖。子服景伯是魯大。

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說。殺人而陳其尸。叫做。肆。昔子路方仕於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察。者。乃讒愬之於季孫。而季孫信之。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以其事告於孔子。說季孫之於子路。固因公伯察之言。而有疑心矣。讓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察。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明子路之誣。而報其怨。夫子以為何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察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察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察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孔子因子服景伯欲誅公伯察。乃以理曉之。

說道。士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不。知或行或廢。實有非人所能為者。使其道之將。行歟。則動見遇合。事事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使其道之將廢歟。則動見阻滯。

日書集注直解 卷一 憲問

事事違心是乃命之窮也亦非人之所能厄夫道之興廢皆由於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該亨通雖有讒言何畏若使讒說得行則亦命之窮耳於公伯寮何尤乎吾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誅之矣按聖人於得失利害之際唯義是安本不待決之於命而後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然所謂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

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

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說賢者之心未嘗不欲有為於天下然時不可為則不得不高蹈遠舉避而去之故有見世之無道即隱居不仕而終身以避世者矣

○序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有見舉世無邦則避而隱焉不出者其次或見此地無道則避去而之他邦者其次或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親既衰而避色者其次或與其君言語不合而避去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大全雲峰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避世避地

其次有見此邦無道去而之他邦者謂之避地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衰而去者謂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避言此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直備作是隱避孔子說當時之君子不見用於世作而隱避者有七人矣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歎之蓋深為世道慮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

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是避其國避色避言是避其人○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愚按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指避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

○序子曰君子一身與世道相

○序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于石門之地掌晨啟門者問曰奚自而來曰自孔氏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是正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極望以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晨門何漫相識也○集解包曰言孔子知世

○序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于石門之地掌晨啟門者問曰奚自而來曰自孔氏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是正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極望以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晨門何漫相識也○集解包曰言孔子知世

不可為而強為之。

○增淺說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旦在衛擊磬則其憂世之心已寓于磬矣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通義仁山金氏曰磬編磬也以玉為之○俗攻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

也。匿姓名故荷草蕢以自食其力也。

增纂淺說既而曰斯人也鄙哉狂狂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也夫世莫已知也斯已而已詩不云乎深則厲淺則揭今人莫已知而不已何其昧于淺深之宜乎○通義白雲許氏曰以衣裹衣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則和衣而過韻書寒裳涉水絲膝以下曰揭寒衣涉水絲帶以上曰厲○語類問既既是指磬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直解石門是地名晨門是掌晨啓門的官蓋賢而

隱於下位者奚字解做何字自是從昔子路相從孔子周流四方晚宿於石門時有守門官問說汝從何來子路說我從孔子而來晨門說我聞君子相時而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彼孔子者既已知時事之不可為即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遑遑焉奔走四方必欲有為於天下其亦不智甚矣子之所從者得非此人乎蓋譏孔子之不隱也夫晨門之言蓋亦士君子進退之常但聖人道高德大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時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門之所知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荷字解做擔字蕢是草器昔孔子處春秋衰亂之世而其康濟天下之心存不能一日忘者

時在衛國偶然擊磬以寓其憂世之心適有一隱士擔着草器行過孔子之門聞磬聲而知之說道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哀樂之感每託之樂音以宣其意夫子憂世之志寓於磬聲之中隱士賢者故能審音而識其心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

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

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直解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深則厲二句是衛風匏有苦葉之詩帶衣涉水叫做厲寒衣涉水叫做揭昔荷蕢聞孔子之擊磬既歎其為有心乃

又譏之說道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夫君子相時而動智者見幾而作今世莫我知道與時違則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何為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觀諸

蔡大舍慶源輔氏夫子聞其言而嘆曰果于忘世哉決去不反者能之未之難矣是則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簣所能與哉

衛風之詩說道凡徒步涉水者遇着水深的去處則穿着下體之衣而過之遇着水淺的去處則揭起下體之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其水之淺深以為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視其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斯人也世不見知猶栖栖然而不止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豈不鄙哉其徑徑乎荷簣之譏孔子如此是不知聖人之心者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簣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直解

孔子聞荷簣之言而歎說觀斯人之言何其

果於忘世哉夫君子之欲行其道於天下非以為利也將以救世也若只要潔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難然則荷簣者之果我非不能為直不忍為耳蓋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

○序子張問曰尚書云商君小乙薨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言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書云何謂也○麟士按通義吳氏程曰諒陰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也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廬謂以兩本一頭着地一頭倚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嘗

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時之衰亂而忘行道之志誠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非得已也彼其荷簣之流何足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

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楹故曰梁闇○無違徧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序子曰何必高宗為然古之人皆然禮記堯舜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家宰可托則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亂哉○集解馬曰已百官

攝已職冢宰是商書說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字當作梁闇是天子居喪之處總已為總攝已職冢宰是眾臣之長昔子張問於孔子說商書說

說約略

四書集註上卷 卷十 憲問

孔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刑疏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爾雅曰家大也家宰大宰也交
家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馬
則謂之家列職于王則稱大家
大之上也山頂曰冢○蒙引子
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
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
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纂大全准峰饒氏子曰為國
以禮為上者品節分明誠意進
遜而好禮則民之觀感于下者
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
使也○註禮達而分定此句出
禮運

○纂大全朱子勉齋黃氏子路
問何如為君子子曰人之成德
不外自心若能修其在己一以
敬謹戒慎恐懼無散惰放則天
理以存人欲以遏是之謂君子
已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
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舉
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
君子之道如斯而已乎子曰敬
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
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
是以其治之所及人得其安修

命篇說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喪三年
不親政事不發言語夫人君一日萬幾若三年
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乎不識此書之旨果何
謂也孔子說親喪乃人子之大變哀慕乃人子
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自古為君的
都是如此考之古禮君薨則嗣君居廬守喪不
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
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嗣君
雖三年不言何憂國之亂哉然托孤寄命國家
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而後可使百官總
已以聽苟非其人又不若嗣君躬親聽覽以守
先業之為大孝故古今異時宜此禮之不行於
後世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
曰禮達而分定故民
易使
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孔子說有國者常患
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其不知禮耳蓋禮所

以別尊卑辨上下其節文度數之間至嚴至肅
若為上的心誠好之修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
以禮達之於政而教訓正俗必以禮則等威辨
而紀綱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不敢抗違
不假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公之恐後矣豈不易
使乎若東上之人先自畏拘檢而樂簡傲則下皆
化之而僭踰凌迫固其所也豈民之難治哉所
以說禮達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
至矣盡矣而子路少

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
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
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
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

猶為故人感德中孔見子周旋此亦可見○或問范尹氏皆以壞非可言論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禮六十杖于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也杖而出而適見原壤之夷俟也固歎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飲其足而不死耳豈其不可言論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殿之哉○麟士按若而不死句是為賊句不可七字連下○鄒陽朱氏曰此章孔子待故人之道○沐浴也沐浴已治之得如狸首之經木文之華也如執女手之卷才情之潤也一作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之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

○序闕黨有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學有進益者與故

以此寵異之也
纂矣全南軒張氏子曰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于正位也童子當隨行而此童子又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不止于童子之階而自進于成人之列有謙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徒以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成者也吾故使將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殺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原壤是孔子之故人平素從老氏之教放蕩於禮法者夷是蹲踞俟是待叩是擊脛是足骨昔原壤見孔子之來而蹲踞以待之其疎放不檢如此孔子責之說道禮法乃檢身之要傲惰為惡德之尤汝自年幼時則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至長大則蹉跎歲月而無一善狀之可稱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為風俗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既責之而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

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後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賓主之言益是進益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

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於孔子說傳命亦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為此以寵異之歟孔子答說在禮童子當隅

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於長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循夫隅坐之禮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夫隨

行之禮夫為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進修無漸積德無基非求益者也但能凌節躐等而

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而習揖遜之容所以折其少年英銳

之氣而令其日就于規矩法度之中也豈寵而

異之哉。由是觀之，可見聖門之教，雖以敏求為先，亦以躡等為戒。蓋躡等則欲速而不達，循序則日益而不知，所以夫子亦自云下學而上達。為此故耳。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終

纂序四書說約合卷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一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

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直解陳是軍師行伍之列。俎豆是禮器。昔衛靈公

好勇而無道，故以戰陣之事問於孔子。孔子對說：吾自幼學禮，凡俎豆禮文之事，陳設祭饗之儀，蓋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既未嘗學，則豈敢妄對乎？夫以孔子之聖，文

事武備，孰非其所優為者？但靈公所問，乃軍師行伍之列，攻殺擊刺之方，此不過武夫戰士之事耳。豈足以盡聖人之蘊乎？舍其大而究其小

刑衛靈公問兵陳于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祖豆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于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蓋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為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大全史記世家孔子適衛，至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蘧廡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是歲魯哀三年。○麟士按：年譜孔子六十三歲。序去衛適陳，絕糧七日，從者餓病，莫能與起。○集解從者，弟子。纂大全朱子：子路愠怒之意見於色，曰：君子抱道，宜乎天祐人

必乃非窮乎子曰禍福得喪
有不在我者君子固是有窮時
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則相與
安之可矣○以固字答上文亦
有字文勢乃相應固守其窮恐
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
○謝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前
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一節聖
人處困之道○傷政史記世家
表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聞孔
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
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楚
大國也孔子用則陳蔡用事大
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
于野絕糧云云孔子講誦絃歌
不哀知弟子有暈心乃召子路
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何為至于此子路曰
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由
仁必信安有夷聲智必行安有
三子比干子貢入見子曰賜詩

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
行所謂見幾而作可以速則速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

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放濫為非如水之放濫而不止也孔子既不對

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國糧食斷絕從

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當此窮困之時

不勝愠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宜乎

為天所祐為人所助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

而窮困若此乎孔子說窮通得喪繫乎所遇有

不在我者君子安能自必乎蓋亦有窮時也但

賢之所遭如此則春秋之世可知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

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

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

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

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
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
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
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
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

云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
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馬子曰
賜而志不遠矣顏回入見子曰
回詩云云顏回曰夫子之道大
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
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子
是使子貢至楚王昭王與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

○纂蒙引夫子一日呼子貢曰
賜也女以予于天下事物之理

為是多聞多見以學而將所聞

所見又都記憶之者與

纂蒙引子貢對曰以夫子于天

卜之理無一之不周知者非多
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而識者
也雖然夫子宜專用心于外者
也○有固道理在而非徒多
識者也○大金雲峰胡氏
曰子貢曰夫子知其真
力久將有所待以行言此則

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後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于能疑見其將有得。纂要引子曰。予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個道理。以該貫他。何不以多學而識耶。今而後。賜其所本矣。○大全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以使者。貢知夫學者雖不可不多學。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纂大全竟齋蔡氏。夫子呼子路曰。由義理有得于己之謂德。若能真知其味。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亂其心。然求其人。亦鮮矣。由其知也。德哉。○巖峰饒氏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知在行先。曰知道。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曰知德。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寸路未能寬。有是德于已。所以纔絕糧便慍見。

○纂存疑子曰。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

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直解 識字。解作記字。貫是通。子貢之學。多而能識。而於道之本原處。尚未能悟。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賜也。女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豈以我為件件窮究。事事學習。而記識於心。故能如此乎。子貢對說。事物之理。不學則不能知。夫子之多知。固必由於多學也。既而又忽疑說。事物之理。無窮。夫子雖好學。亦豈能一一而周知。意者別有簡易切要之方。無事於多學而識之者。與。蓋子貢學將有得。故方信而忽疑也。孔子乃曉之說。我非多學而識者也。蓋天下義理。雖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實統具於吾心。吾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體。不為物欲所蔽。則事至而明覺。物來而順應。自然觸處洞然。無所疑惑。譬之鏡體清明。則雖妍媸萬狀。自照見之。而無遺。權衡平審。則雖輕重萬殊。自稱量之。而不爽。

蓋一以貫之者也。若欲一一多學而識之。則事理無窮。而聞見有限。用力愈勞。而去道愈遠矣。豈我之所為學者哉。按一貫之旨。即堯舜以來相傳心法。非子貢學將有得。孔子亦未遽以語之也。學聖人者宜究心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

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直解 孔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說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若人而至於知德。則性分之樂。充然自足。儻來之遇。何所加損。凡小而是非毀譽。大而用舍行藏。極而死生禍福。皆無足以動其中矣。顧今之人。能知德者。幾何人哉。夫子此言。蓋為子路慍見而發。所以深警之。使其勉進於德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

○纂存疑子曰。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

其舜也與蓋德威而民自化又
紹堯之後得人任職遙想其時
夫果何作為哉但見其恭己正
南面之位而已矣雖其中自有
不為之為以中正示人使人下
觀而化然而其迹淡矣盛矣哉

○大全或問舜之為治朝觀巡
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
無事也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
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
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
位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
後無他事也○雙峰饒氏曰集
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云
云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
舜與眾聖者其惟文王乎相似
○新安陳氏曰胡氏謂敬德之
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麟士
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
為君之道而因見其氣象

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
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
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孔子說自古帝王以盛德而致至治者多矣
然或開創而前無所承則不能無經始之勞或
主聖而臣莫能及則不能得任人之逸是皆未
免於有為也若夫躬修玄默密運化機不待有
所作為而天下自治者其惟虞舜之為君也與
蓋舜之前有堯凡經綸開創之事堯固已先為
之舜承其後不過遵守成法而已下又得禹稷
契皋陶伯益諸臣以為之輔凡亮工熙載之事
諸臣皆已代為之舜居其上不過詢事考成而
已以今考之舜果何所為哉但見其垂衣拱手
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而當其
時庶績咸熙萬邦自寧後世稱極治者必歸之
有虞焉所以說無為而治者惟舜為然也然無

○蒙引子張問如何便處上都
行得
刑子曰言行為身世之樞機誠
言為忠信而有實行焉為敬而
有常將見惟誠可以動物惟德
可以感人雖蠻貊之邦可以行
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而夸詡為心動招尤悔雖州
里之近能行乎哉○大全雙峰
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為
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
敬底意思篤白為敬自敬○忠
信都訓定忠是出于心者信是
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
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
驗之于事却不知此是不信也

為者有虞之治而無逸者聖人之心故書之稱
舜不曰無怠無荒則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蓋無逸者正所以成其無為也不然而肆然
民上漫不經心何以有從欲風動之治哉善法
舜者尚於其敬德任賢求之

○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
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
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已
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孔子說至誠乃能感
人君子求諸在己如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
無虛誕之辭所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為淺躁之
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自然見者愛敬聞者

說約合衆

四書集註

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嚮慕雖南蠻北貊之邦亦將通行而無礙矣而况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徒務口給以禦人行不篤敬而徒為飾貌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動則招尤言則啓侮雖州里鄉黨之近亦將阻礙而難行矣而况其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

後行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而蠻貊可行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

纂大全濟室陳氏新安陳氏然忠信篤敬何如必也存誠工夫今自家寔有這個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于吾之前也一在與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于吾之衡也夫然後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通乎人心毋論遠近而可行耳

氏曰此章因人規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至則一也

直解

參是參對倚是倚靠車軛叫做衡紳是大帶之垂者孔子又告子張說感人以誠固無有不動者然這存誠工夫不可少有間斷少有間斷則虛偽雜之亦終不可行也必須念念在此而無頃刻之間斷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面前在與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那衡上這等樣念茲在茲無少間斷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恒故夫子勉之如此於是子張即以夫子之言書寫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能佩服聖人之教矣按此章之言不獨學者切已之事在人君尤宜致謹人君一言失則天下議之一行失則天下背之甚則怨之詈之非細故也誠能忠信篤敬則所謂至誠與天地參者亦不外此而况於人乎所以說王道本於誠意

日書集注直解

卷上 衛靈公

五

○增纂後說子曰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為人乎當夫邦有道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且直固如矢雖至邦無道也當言則言不少屈抑其直亦如夫夫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欲遂乎一己之直上何如哉○愚按直專以諫言講有道無道切衛時事只作有事變無事變意增纂後說有君子之德哉其藎伯玉乎當夫邦有道也則出而見用及乎邦無道也則可以卷而懷藏之出處之際有合乎道之言非成德其孰能之○大全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二子之優劣○在衛言衛也然不可以史魚不能為伯玉事作骨子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

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直解

史魚蘧伯玉都是衛大夫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箭的一般卷是收懷字解作藏字昔者孔子周流四方往來過衛嘗識其大夫史魚蘧伯玉而知其賢故稱美之說道直矣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世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為直也惟夫史魚

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危行之時彼之忠讜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矣及邦家無道方當危行言遜之時彼之忠讜剛正無所委徇亦挺然如矢之直焉時有變遷而守無屈撓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所以說直哉史魚又稱美蘧伯玉說道君子哉蘧伯玉之為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為君子也今觀蘧伯玉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居位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從容引去卷而懷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於聖賢之大道者也所以說君子哉蘧伯玉天以衛之小國而得此二賢亦可謂有人矣惜乎靈公無道而不能用也是故惟聖主為能容直臣惟治朝為能用君子有世道之責者當知所辨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纂刑疏大全勉齋黃氏子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失于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己言也。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明于事。知其可與言。則與言。能不失人。夫言。語。默。所為中節也。○愚按。此則與言。當指為學。今人每誥。作言事。猶未足。學可包事。不可包學也。

○纂大全胡氏子曰。好生惡死。人之恒情。惟夫志士仁人。當死而死于理。為是。于心始安。決無

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于後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蒙引。而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愚按。志士仁人。其存心。總是以仁為主。無求生以害身。有殺身以成仁。為正。反語。以決其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死也。與守死善道守。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直解 孔子說人之識。見有淺深不同。而我之語。默。貴施當其可。彼人有造詣精深。事理通達。信是可與言之地。而在我無知人之明。將這樣好人。不識得。豈不是失了人。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這是不可與言的人。却乃不擇而與之言。在彼則不能聽受。在我則徒為強聒。可惜好言語。輕發了。豈不是失了言。惟夫明知之人。藻鑑素精。權衡素審。一語一默。咸適其宜。遇着可與言的人。即與之言。既不至於失人。遇着不可與言的人。即不與之言。亦不至於失言。此其所以可法也。蓋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知與不知。只在。言之間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當死而求

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直解

合乎天理而當於人心者。謂之仁。孔子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有事關綱常之重。而適遭其窮者。又不得避之。而偷生也。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其處綱常倫理之間。惟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固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大節有虧。則為志士仁人者。決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殺身受命。以成吾之仁。蓋生固可欲。而仁之可欲。有甚於生。故生有所不為也。死固可惡。而不仁之可惡。有甚於死。故死有所不避也。然死生之義。亦大矣。

○纂大全朱子慶源輔氏子貢問為仁之道子曰子見百工乎若欲善其所為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蓋資其利也况為仁可無先資乎君子居是邦也上有大夫必有事其賢者下有士必要有友其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勉勵之意而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愚按末二句對利字看當重賢仁一截但重講事賢友仁嚴嚴憚切磋止其精神也若云友賢後有所嚴憚友仁後有所切磋猶于本文為落下一層意

目非上為君親之難而身係綱常之重寧肯決死生於一旦哉欲成其仁者又當揆之以義可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直解

子貢問於孔子說人之為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本心之德乎孔子說為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已為仁之資亦必有取於人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器利而後事可精也曲藝必有所資如此况於為仁者乎是以君子處於一邦之中於大夫之賢者則當執弟子之禮而事之接其言論

○序顏淵問為邦之道

纂大全朱子孔子曰治天下莫大于正時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于地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正考三王之制其必行夏之時也○行夏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充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附錄紹開編古人每月有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月令出後人間雜秦事生夏小正為古書無疑序治天下莫大于制度故則以木為輪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

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修如此則為吾之標準者有其人自然此心收斂謹肅而不敢放肆矣士之仁者則當執交游之禮而友之德業則相勸以日進於仁過失則相規以日遠於不仁如此則為吾之夾持者有其人自然此心觀感興起而不敢怠惰矣為仁之道孰有加於此哉然學者資師友以成其仁人君賴賢臣以成其德其道一也所以古之帝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侍御僕從皆得進諫無非所以防此心之放逸耳明主宜從事焉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

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

殷尚質，輅尤其質而得中者，其必乘殷之輅。○大金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貴飾之則不稱，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華飾之則易壞，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又增費之則傷財。○勿齋熊氏曰：按記明堂位，輅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木輅，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麟士按：郊特牲疏，大輅，殷祭天車也。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殷故止一就，先輅三就，其世猶質也。少飾為先也。次輅五就。蔡大，全朱子，至于君有冕以承祭，加之首，則體嚴而服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惟周尚文，此尤其文而得中者，其必服周之

正與其令之善而於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此又以告顏子也。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國之音，佞人卑諂，便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

冕○邢疏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纁纁三采，旒五。侯伯鷩冕旒五，子男毳冕旒五。玉五，皆纁纁三采，孤卿以下，纁纁二采，旒玉二。○大金周禮正之吉服，祀昊天上帝，祀五帝，大裘而冕。先王衮冕，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緇冕。○附錄陳潛室木鐘集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車也。刑帝王之典，必有象以象功德，而畫善畫美，莫過于韶。故于也。則必用韶舞焉。○大金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附錄中玄問辨錄云：韶，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人作樂何以如韶。

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直解時是時令，輅是大車，冕是朝祭服之冠，韶是舜樂，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卑諂，辨給之人。昔顏淵有志於用世，因問為邦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說治，莫善於法古。道尤貴於用中。自昔帝王之興，必改正朔。周正建子，蓋取天開於子之義。商正建丑，蓋取地闢於丑之義。夏時建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然治曆明時，本以為民則。夏以寅月為歲首，於人事切矣。故欲改正朔者，當行夏之時。大輅之制，其來久矣。後世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惟殷之輅，但以木為之，朴素渾堅，既可經久而貴賤之間，等威又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故乘輅之制，有取於殷焉。冠冕之服，始於黃帝，而文采未著。惟周之冕，華不為靡，費

乃為得耳。若徒即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于我也。序然有百王之。大法又有萬世之大戒。必也。于鄭聲則放而絕之。于佞人則遠而去之。是何也。鄭聲能亂雅樂。而深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而為邦之道盡矣。○大。全。程。氏。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于四代中舉這一個法式。乃通萬世不易之法。○附錄。紹。聞。編。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它。那。克。己。復。禮。兩。卷。單。單。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休。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

不及奢。蓋文而得中者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焉。帝王之興。皆有樂舞以象成功。歷代作者。非一。而盡善盡美。則莫有過於舜之韶樂者。故樂當用韶舞焉。至於鄭國之聲。則棄絕之。勿使其接於耳。便佞之人。則斥遠之。勿使其近於前。何也。蓋鄭聲邪僻淫佚。聽之。使人心志淫蕩。故不可不放也。佞人變亂是非。近之。足以覆人邦家。故不可不遠也。夫既酌三代之禮。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防。而戒其所當戒。則治國之道。大備於此矣。顏子有王佐之才。故孔子以是告之。至於鄭聲佞人。實萬世之明戒。蓋有治則有亂。世之治也。以禮樂法度維持之。而不足其亂也。以聲色佞幸敗壞之。而有餘。是以堯舜猶畏孔子。成湯不邇聲色。誠所以絕禍本而塞亂源也。書經上說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保治者宜留意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

却是。不曾說。說處却是。生處如死。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制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存。程。子。曰。凡。人。作。一。事。必。再。三。思。慮。壽。度。此。事。做。去。如。何。有。患。害。如。何。方。無。患。害。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只。顧。目。前。之。安。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為。之。則。患。害。之。至。只。且。夕。間。耳。又。豈。待。數。年。之。後。哉。○註。千。里。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孔子說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夫人之思慮。貴審。故智者能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者。惟其有遠慮也。若只安享於目前。而於身所不到處。通不去。照管。苟且於一時。而於後來的事。變通不去。思算。這等無遠慮的人。其計事不審。防患必疎。自謂天下之事。無復可憂。而不知大可憂者。固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且夕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是故聖帝明王。身不下堂序。而慮周四海之外。事不離日用。而計安萬年之久。正有見於此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平。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直解。已矣乎。是絕望之詞。孔子說秉彜好德。人之良心。人固未有不好德者。然須見而好。好而樂。如好好色一般。方是心誠好德。乃今之人。見德

○序子曰。已矣。其絕望矣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通義。鄒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大。全。新。安。陳。氏。曰。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纂大全新安陳氏子曰臧文仲賢大夫也自今觀之其竊位而居者與蓋人臣進賢為事君之大柳下惠賢者文仲知其賢而不與之並立公朝也不明者知識之暗不知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與○雙峰饒氏曰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証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賦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焉

者未必能好好德者未必能樂或外親而內疎或陽慕而陰忌求其能如好色之誠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此言所以激勵天下欲其移好色之心以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

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是無德而居乎其位如偷盜的一般孔子說人臣居乎其位當求無愧於心若魯大夫臧文仲者其盜竊官位而據之者歟何也蓋朝廷官位以待賢才是以君子居其位不但自己盡心供職以求稱其位又當薦引天下賢才以布列於

大夫是後來也○麟士按魯易朱氏曰此章詳論人物而斥其遺賢之罪刑疏論人舉賢也

有位而後謂之忠彼臧文仲者明知柳下惠是個賢人便當薦之於君以為國家之用可也却不能及引薦拔與已並列於公朝而使之終身困厄於下位夫不知其賢猶可諉也既知其賢而故棄之推其心蓋惟恐賢者進用奪了他這位的一般是以嫉賢妬能之私為持祿固寵之計非竊位而向夫人臣蔽賢而不舉則為竊位使人臣舉之而君不能用豈不亦有負於大君之任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厚故

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直躬字解做身字躬自厚是責已者厚孔子說常人之情怨已則昏責人則明此怨之所由生也誠能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如道有未盡善只就自家身上點檢而於人則每存恕心不强其所未能如行有不得只就自家身上反求而於人則曲為包容初不責其所不及夫責已厚

○纂大全朱子曰責善責己責乃不可少者然必自躬則責責子又責積而不已以極其厚而其責于人概從薄焉則已益修而人易從人之怨之者自此遠矣○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簡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人當朕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纂存題子曰凡做一事初開
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
曰當如何做則人言可入為謀
以成矣苟不然者其事必敗雖
吾不能救之亦末如之何也已
矣○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大學傳曰雖有善者亦無如
如何矣是此意

○纂引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塵

終日說然雜處此之所唱彼
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
同邪相濟只好行小慧智如
此則放僻之心滋而傾險之機
熟雖乎其為人矣哉○註入德
純好路說惡害就不好路說好
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

○纂存題子曰人之處事難于
盡善君子把義來稱度事物如
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雖此
立如砌磚之有基址繪畫之有
粉地而以為質焉事雖當行又
不可直遂禮以之節其太過文
其不及而行之被禮行而無恭
敬揖遜底意思則雖致歸于節
又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杆格而
無從容中道之妙矣所以必貴

則其身益修責人薄則於人無忤如是人將愛
敬之恐後矣然其有不遠者哉此修已待人之
法古帝王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正此意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
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直解如之何如之何是熟思而審處之辭末如之
何是無奈他何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於事必須

思之審而後處之當若於臨事之際不仔細思
量反覆裁度說此事當如何處置此事當如何
處置却只任意妄為率爾酬應似這等的人於
利害是非全無算計雖與之言彼亦不知任之
以事至於僨事我將奈之何哉於此見天下之
事必慮善而後動斯動罔弗臧計定而後舉斯
舉無弗當亦謀國者所當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
好行小慧則行險僨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
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解小慧是私智孔子說君子之取友本以為講
學輔仁之資也夫苟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
所言者全不及於義理而惟以游談謔浪為親
所行者全不關乎德業而惟以小事聰明為好
夫然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僨倖之機熟不
惟無以切磋而相成且同歸於汚下而有損矣
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
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
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
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
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
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于遜以出之。凡此者，又非有一毫之偽也。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貫徹，而信以成之焉。斯真盡善盡美，而為君子之道哉。○詩類義為本，下三者為用。○家引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麟士按大全朱子以剛決言義極妙，不然如世圓融之解，禮行遜出，便不必說。○楊子常曰：此章首句一讀下四句，一讀君子縮下四字。君子縮上十二字。○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愚樹行字在外，出則自內出去。

○附錄疑問：子曰：君子之心，察以無能病焉，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胃以君子二字，與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大舍南軒張氏子曰：君子不求名于人，然名者所以命其寔也。終其身而名不稱，亦深以為疾焉。○麟士按通義史氏曰：警人及時着力，猶四十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蒙引疾，自疾也。

直解 質是質幹，孫以謙遜。孔子說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眾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蓋君子知事無定形而有定理，故凡應事接物，以義為之質幹，其是非可否，一惟視事理之當然者而處之，蓋有不可以勢奪，不可以利回者，其心有定見如此。然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又行之以禮，而周旋曲折，燦然有品節之文焉。未嘗自是而輕物也。又出之以遜，而謙卑退讓，藹然有和順之美焉。且自始至終，全是一片真切誠寔的心，以貫徹於應事接物之間，而絕無一毫虛偽矯飾之意。這是信以成之，夫以義為質，則固已得事理之當矣。而又備眾善之美，以此處天下之事，將何往而不宜哉。蓋非成德之君子，未易及也。然此必學問深而涵養熟者，然後能之。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直解

病字解做患字。孔子說今之學者為人，故每以人不已，知為患。君子學以為己，其所患者，惟在道不加進，德不加修，碌碌焉，一無所能而已。若身有道德之實，而人莫我知，於我本無所損於人，果何足尤。故君子不以為患焉。此可見自修之道，當務實而毋務名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直解疾是疾惡沒世是終身。孔子說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於求名，然實德有諸己，則名譽自章。

是名所以表其實者也。若從少到老，至於沒世的時候，而其聲名終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為善之實可知。這等的人，虛過了一生，與草木同腐焉耳。豈非君子之所惡者哉。然則君子之所惡，非惡其無名也，惡其無實也。修己者當知所勉矣。

○大全南軒張氏子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麟士按求己大段多解作責于己如孟子皆反求諸己之意不專指為學○愚按此印與為己為人不同然楊注仍是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

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直解

孔子說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心自異君子以為己為心故凡事皆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則反求其仁禮人不答則反求其敬即其省身之念只恐闕失在己而點檢不容不詳何嘗過望於人乎小人則專以為人為心故凡事惟責備於人己不仁而責人之我親己無禮而責人之我敬即其尤人之念只見得闕失在人而所求不遂不止何嘗內省諸己乎夫求諸己者己無或失而其德自足以感人求諸人者人未必從而其弊徒足以喪己觀於君子小人之分而立心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

○大全南軒張氏子曰矜在自持身至絕物而失于爭群居相與易至拘物而失于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于和蓋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于公蓋羣而不黨○蒙引此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威而不猛例同看○存疑上句持己而不失人也下句處人而不失己也○愚按矜群二字至也

直解

莊以持己叫做矜不爭是無乖戾的意思和以處眾叫做羣不黨是無偏向的意思孔子說大凡處己嚴毅的人易至於乖戾惟君子之持己也視聽言動無一事不在禮法之中可謂矜矣然其矜也乃以理自律而非以氣陵人也何嘗矯世戾俗以至於爭乎凡處人和易的人多流於阿黨惟君子之處眾也家國天下無一人不在包容之內可謂羣矣然其羣也乃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狎也何嘗同流合污以至於黨乎夫持己莫善於矜而不爭乃所以節矜之過處眾莫善於羣而不黨乃所以制和之流古之帝王檢身克己而未嘗忿嫉求備於人容民蓄眾而不廢旌淑剔慝之典其善處人己之間亦用此道而已矣

○大全新安陳氏子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選用其人以其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泯故也○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係于私○子常曰玩語義兩言皆好一邊兩人皆不好一邊極佳然亦只陳氏意也

○序子貢問曰學莫貴于知要本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行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直解 孔子說君子聽言責審取善貴必其言雖有可取而其人或未可信則君子亦惟取其言而巳至於其中之所有則有不可以言盡者敷奏而必試以功聽言而必觀其行何嘗因言而遂舉其人乎蓋天下真才難辨使以言舉人則飾已以求進者衆矣而可若是之易乎其人雖無足取而其言或有可採則君子亦姑置其人而已至於其言之當理則有不可以人棄者狂夫或有可擇芻蕘亦所當詢何嘗因人而遂廢其言乎蓋善之所在無方使以人廢言則嘉言之攸伏者多矣而可若是之隘乎夫用人審既不至於失人取善弘又不至於失言可以見君子至公之心矣堯舜靜言是懲邇言必察正此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直解 一言是一字子貢問於孔子說學者必務知

之者乎子曰其恕之一言乎凡已心所不欲即知人不異已勿以此施之于人以此行之雖終身焉可矣○紫引一言一字也○麟士按恕既為一字則下八字解之詞也張南軒曰已心所不欲勿施其施不窮勿如存疑講作施所欲註意猶云凡事推已及人則其施用無窮故可終身行之也以恕字勿施字貼行之當指終身用工故外註亦云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中庸不致勿施當緊貼達道不遠講雅問仁不欲勿施當緊貼為仁講此不欲勿施當緊貼行恕一言講雖八字仍講如一字方妙

要今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無弊者乎孔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於一言也雖殊其心則一使把自已心上所不欲的事却去施以及人這便不是恕了所謂恕者以已

度人而知人之心不異於我即不以已所不欲者加之於人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亦不以此施之於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亦不以此

及人而處之無不當不論遠近親疎富貴貧賤

只是這箇道理推將去將隨所處而皆宜矣然

則欲求終身可行蓋存外於恕之一言者哉按

此施之於上斯則視人惟已而知之無不明以已

及人而處之無不當不論遠近親疎富貴貧賤

只是這箇道理推將去將隨所處而皆宜矣然

則欲求終身可行蓋存外於恕之一言者哉按

此施之於上斯則視人惟已而知之無不明以已

及人而處之無不當不論遠近親疎富貴貧賤

只是這箇道理推將去將隨所處而皆宜矣然

○子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多徇其好惡吾之凡于人也

惡未嘗不稱于誰稱之損其真而有毀有善未嘗不揚于誰揚

之過其定而有譽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于其天資或于其志

向有所試焉而知其將來之能然矣誰毀誰譽也

存疑然吾之于人所以無毀譽者蓋以今斯民也即三代之時

所以直道而行者三代之于民善之惡之皆以直道初不徇其

是非之寔今我亦安得枉之妄生毀譽也哉○直道而行是說

三代之君子民皆以直道而行常說謂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

解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又切又詳云此民即三代之時云云

之是其字分明指民依常說則其子為指誰上文既說三代之

民直道而行則下文不游枉其是非之其字當指所以直道而

行之于人之人矣文意不愈支離乎○大全雙峰饒氏曰下面

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之而言民對君而言○語類此緊要

在所以以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指三代之民三代之民是直道

行之于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于民○麟士註三代之時上字

內即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寔項蓋以此民之字斷非

口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三代之于民善其善惡

其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吾

之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直道而行也映帶理如此

此恕字與大學絜矩二字之義相同蓋平天下之道亦不過與民同其好惡而已推心之用其大如此不但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

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

雖有以前知其惡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而終無所毀也

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

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

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直解

毀是毀謗譽是誇獎試是驗直道即公道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於好惡之

私吾之於人也惡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之耳若將人沒有的事

而肆為誣謗便是作意去毀人非公惡矣吾於誰而有毀乎善者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亦

據其善之實事而言之耳若將人本無的事而過為誇許便是作意去譽人非公好矣吾於誰

而有譽乎然毀譽固皆不可有而譽猶不失夫與人為善之公故我之於人容或有譽之少過

者亦必試驗其人志向不尼進修有序即今日之所造雖未必盡如吾言料他日之有成決可

以不負所許者然後從而譽之耳夫譽且不敢輕易而况於毀乎然我之所以無此毀譽者何

哉蓋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而有異者也今之世雖非三代之世而今之民所以善其善

惡其惡一無所私曲者固即三代直道之民也民心不異於古如此我安得枉其是非之實而

四書集注直解 卷之十一 衛靈公

○蔡大舍雲峰胡氏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去古雖遠然向也猶及見夫史之闕其文不扶已見以自是有馬者借人乘之不扶已見以自私有識厚之意焉而今則亡矣夫時之益逾何如哉○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之鶴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豈有子略車馬友共之意

○纂大全朱子雲峰胡氏子曰是非有定理彼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是亂德也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胡氏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朱子忍禁而不發之義婦人匹夫強弱不同上為不忍

妄有毀譽哉孔子此言蓋深為世道慮而欲挽之於三代之隆也。要之公道在人。以之命德。詩罪。褒善貶惡者。都是此理。使在上者。持此以操賞罰之權。則天下以勸以懲。而公道大行。在下者。持此以定是非之論。則天下以榮以辱。而公道大明。尚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孔子說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向當我生之初去古雖遠然質朴真率之意猶有存者如作史者或聞見未真考據未確即闕其文而以疑傳疑未嘗執已見以自是焉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諸人而忘物忘我未嘗挾所有以自私焉這等風俗猶為近古今則不然矣執

已自用不顧是非之實能知史文之當闕者何人哉慳吝自私全無公利之意能以馬借人者何人哉蓋人心日漓而風俗日薄矣有世道之慮者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

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直解孔子說凡持正論者多尚實不尚文惟那善

辯巧言的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聽其言雖若近理而實不出於天下之公一或誤聽之則真偽混淆而聰明為其所眩是非倒置而心志為其所移適足以亂德而已。至若謀大事者必有忍乃有濟使或小有不忍而任情動氣當斷不斷而以婦人之姑息為仁不當斷而斷而以匹夫之果敢為勇如此則牽於私愛或以優柔而養姦激於小忿或以輕躁而速禍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人之聽言處事可不戒其意向之偏而約之義理之正

○蔡大舍南軒張氏子曰衆之好惡固所同也然有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衆而易忽則于其惡之也君子必加察焉有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衆而易惑則于其好之也君子必加察焉○雙峰饒氏曰然我心無私方能察之不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愚按此亦前一步原本之論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直解 察是審察孔子說好善惡惡雖人之公心而同聲附和之言亦未必盡實者有人於此衆口一詞都說他是個不好的人其所惡宜若公矣然其中寧無特立獨行而不合於流俗者乎還要仔細審察必真見其可惡而後惡之可也有人於此衆口一詞都說他是個好人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寧無同流合污而取悅於流俗者乎還要仔細審察必真見其可好而後好之可也蓋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黨比周之人不得以眩吾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此用人者所當知

○蔡存疑子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道之分量本大非人能弘之也但人蔽于物欲則失其所能加知行之功使道之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於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于我以擴而大之使弘也若夫道則不能弘于人順其自為聽其自止安能使人體之于吾身達之于天下乎是故體道之責存乎心而不可待諉之道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守道體無為解非字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氏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直解 弘是廓大的意思孔子說有此人則有此道道固不外於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率其性分之所固有者廓而大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極之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都是這個道理發揮出來所以說人能弘道也若道則寓於形氣之中而泯乎見聞之迹不得人以推行之則雖有修齊治平之能參贊彌綸之妙亦無由而自見矣道豈能以弘人乎哉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然弘之一字其義甚大理有反結之未備不叫做弘化有一之未達不叫做弘故語修己必盡性至命語功業必際天蟠地斯足以盡弘字之義也體道者可不勉哉

○蔡大全新安陳氏子曰人孰無過而肯改則過狃于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是真謂之過矣

○蔡通義白雲許氏子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思索大理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無益于己不知好古敏求循習事物不求合于理為有寔得也學其可以已哉○思以理言學以

事言○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之詞學以行言

○蔡大全新朱子曰君子之為學也終日圖維謀得乎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也蓋以人之耕也固不取餒然餒在其中矣人之學也固不為謀祿然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雖是如也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道之不得則終身之憂祿之不得而貧焉則不以為憂而欲為是以求得也君子純于學如此○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直解過是過差孔子說人之學問工夫未到精密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字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則可復於無過矣若遂非文過憚於後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遂貽終身之尤其過將日積而不及改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為難而尤以改過為貴故大舜有予違汝弼之戒成湯有改過不吝之勇萬世稱聖帝明王者必歸焉自治者當以為法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句

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直解思是思量益是補益孔子說我於天下之理

以為不思則不能得固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去睡臥於以研窮事物之理探索性命之精將謂道可以思而得也然畢竟枉費了精神而於道實無所得何益之有誠不若好古敏求着實去用功以從事於致知力行之學久之工夫純熟義理自然貫通矣其視徒思而無得者豈不大相遠哉所以說不如學也然孔子此言特以警夫徒思而不學者耳其寔學與思二者工夫相因闕一不可善學者當知有合一之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

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

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直解

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
事言憂以心言○新安陳氏曰
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
關○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
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學也
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却
將學去求祿而又繳一句謂君
子以為學者所憂在道非憂
貧而學也○愚按此當作三折
看

○纂通義陳氏復心子曰為學
貴有全功如知及之足以知此
理矣然必心德之仁無物不體
無時不然而其所知乃自然在
我而不夫苟不能守之則私欲

橫生便過絕殄瘁而不得接濟
雖曰所知已得而必至于失
能冥有諸已矣
存疑知及仁守則德成于已
于臨民之時不能在以蒞之則
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
其可畏則其德未能形諸身也

纂說說遠說知及仁守又以蒞
蒞而形于身者無愧矣然見諸
行事動作斯民者不能節之以
禮教化弗孚而制度文為之間
設施厝注之際所以軌眾齊物
者未協于大中至正之極則禮
讓未臻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
化而修己治人終囿于氣稟學
問之偏其道理猶未至于盡善
也蓋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
不勉哉○大全朱子曰動字不
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
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
之以禮下梢禮字端在民身上

謀是圖謀餒是飢餓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
營而不息者都只是謀圖口食干求利祿而已
乃若君子之人其所圖惟於念慮者只在求得
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求則有所不暇計者蓋
食之得與不不得不繫於謀與不謀如農夫耕田
本為謀食而求免於飢然或遇着年歲荒歉五
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飢餓在其中矣君子為
學本為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時
則居官食俸而祿自在其中矣夫求者未必得
而得者不必求則人亦何用孳孳以謀食為哉
是以君子之心惟憂不得乎道無以成性而成
身不憂無祿而貧而欲假此以求祿而致富也
君子立心之純有如此人臣推此心以事君敬
事而後食先勞而後祿斯可以為人臣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
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
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
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
句放
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
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

而大本立矣位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
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自解容貌端嚴叫做莊蒞字解做臨字動是鼓舞
作興的意思孔子說天下道理無窮而君子之
學必求其盡善而後已固有資質明敏學問功

深於修己治人的道理已是見到這分際了即
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却乃持守弗堅以至
于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向者所得終亦必亡
而已雖知之何益乎此有其智者不可不體之

○斐峰饒氏曰。此章六個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指理而言。此之動之。指民而言。○蒙引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方是。○存疑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兩未備也。聖人教人大意不過如此。

○纂存疑子曰。觀人當于其大。不當于其小。君子立乎其大。若于小事或未及。理會蓋我不可以小而知之。而可以大者為他承受也。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大節本無足觀。

每于小者致意。蓋不可以大者為彼承受。而我但可以小而知之。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狀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者。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用人者審之。○蒙引長于其大而短于其小。猶不害為君子。若短于其大而長于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辨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愚按註語意兩平。小知亦是取小人處。體貼本文。兩而也。語意合為天下用人。少不得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以仁也。若夫智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乃於臨民處事之際。容貌或有未端。不能莊以泄之。則自褻其居尊之禮。而無威可畏。適以啓民之慢而已。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至若智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泄之。斯則內外交修。宜無可議矣。然於化民動眾之間。條教法令之設。猶有未能合天理之節文。約人情於中正者。則細行弗矜。終累大德。雖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亦豈足為盡善全美乎。是務其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小也。此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未有一邊不可闕一邊。而德愈全。則責愈備。進一步更當深一步。體道之功。庸可以自足乎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而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

長可取。

解知是我知其人。受是彼所承受。孔子說君子小人。人品不同。材器自異。君子所務者大而不用於小。若只把小事看他。則一才一藝。或非所長。未足以知其為人也。惟看他擔當大事的去處。其德器凝重。投之至大。而不驚。材識宏深。納之至繁。而不亂。以安國家。以定社稷。皆其力量之所優為者。觀於此。而後君子之所蘊可知也。已至於小人。器量淺狹。識見卑陋。譬之杯酌。之器。豈能與鼎鼐並容。樸樵之才。無以勝棟梁之任。託之天下國家的大事。彼必不能堪也。然畧其大而取其小。則智或足以效。一官能或足以辦一事。未必一無所長焉。觀此。則雖小人亦有不可盡棄也。已夫君子合小人才。各有能。有不能。則辨別固不可不精。而用各有適。有不適。則任使尤不可不當矣。但大受之器。厚重而難窺。小知之才。便捷而易見。自非端好尚。識治體。則斷斷大臣。或以無他技。而見疎。碌碌庸人。或以小

○刑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為生之理。是民之于仁之切也。更有甚于水火而不可一日無也。况夫水火吾見有蹈之而死者矣。猶有時而殺人。至于仁。未見蹈之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哉。○蒙引。上言仁之甚切于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于人。益見其所當勉。○存疑註。甚字有二。意外物在己。是一意。害身失心。是一意。○愚按。內外身心。自是甚字。寔理。然首二句。空講以下。二句。寔之較直捷。益夫子即常人生死利害之情。深切。挑醒。勿深言也。○即民字可見。

有才而取寵。而盡國債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欲鑒別人才者。必先有窮理正心之功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亦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解。足所踐履。叫做踏。孔子說。首二句。生理。莫切於仁。而養生之物。莫切於水火。然水火還是外物。沒了水火。不過饑渴困苦。害及其身而已。若沒了這仁。則本心喪失。雖有此身。亦無以自立矣。仁之切於人也。豈不尤甚於水火乎。况水火雖能養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踏水而為水所溺。踏火而為火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

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榮。全之者壽。何嘗見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至切於人。而又無害於人。亦何憚而不為乎。孔子此言。所以勉人之為仁者至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解。當是擔當仁。是心之全德。孔子說。人之為學。凡道理所當盡。職業所當修者。必須直任於己。勇往以圖之。不宜因循退託。而遜讓於人。莫說凡人。不必遜讓。便是弟子之於師。他事固無所不讓。至於擔當為仁的去處。亦有不吝讓者。蓋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故有顏子之請事。然後能克己。而復禮。有曾子之弘毅。然後能任重。而道遠。此真足擔當乎仁者也。况人君體仁。以長人。將為天地

○刑子曰。學莫要于為仁。須磨當之以為己任。而勇往直前。而已。雖師亦所不讓焉。蓋仁原自有。而自為之。固不可讓。而亦無得而讓諸人者也。○大全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詞。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于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相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于有為者。發此章。為益知上章當從淺講。

四書集注直解 卷上 衛靈公 三

○纂大全厚齋馮氏子曰人固
肯于持守。祇有履萬變而不失
其正者。貞也。有固守而不知變
者。諒也。君子則是貞。審時任理
為事之幹。而不是諒。若信果。經
經不知惟義所在者也。○覺
蔡氏曰諒有止訓信者。友諒是
也。有訓必信者。此是也。諒似貞
而定非。故夫子特別之。○愚按
有訓小信者。匹夫匹婦之為諒
是也。與此諒合。○鄒陽朱氏曰
此章明處事之道。

○序子曰人臣之事君也。君所
任之事為重。必須各敬其職。事
至于食有常祿。則不必汲汲于

此事。君之義乃純也。○大金胡
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
乎念慮之間。

○序子曰。人性染于習氣。固有
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則盡人
皆欲化于善。而不復論其類之
殊。蓋至公之心如此。○麟士按
上論註。黨猶類也。可見類是有
善有惡。底然立教之心。則不以
是為別也。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又何讓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非而必於信。

自解孔子說人固貴於持守之定。然守一也。有見
理明確而守之不易者。叫做貞。有偏執已見而
居之不移者。叫做諒。夫人察理不精。而體道不
熟。鮮有不以諒為貞者。君子則審時措之宜。以
端其貞一之守。凡大而經綸顯設。小而酬酢云
為。義當行則勇往直前。義當止則特立不變。精
明果確。惟歸於至當而已。初未嘗不顧是非。不
達權變。言必於信。行必於果。而經經然執一已
之小信也。蓋貞若有似於諒。然任理而無所適
莫。不可謂之諒也。諒若有似於貞。然任已而不
知變通。反有害乎貞矣。貞而不諒。此君子之所
以異乎人。而疑似之間。學者可不深辨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
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
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自解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孔子
說人臣之事君。職任雖有大小不同。莫不各有
所司之事。若祿以勸功。則係乎上者。使纔任其
事。而即有得祿之心。或先治其事。而隨有計祿
之念。皆非忠也。必須一心敬謹。辨理所管的事
務。如有官守者。則兢兢焉思以盡其職。有言責
者。則兢兢焉思以效其忠。惟求職業之無忝。委
託之不負而已。至於所食之常祿。則不必以是
為先。而汲汲以圖之也。蓋人臣志存立功。事專
報主。雖死生患難。有不暇計。而况爵祿能入其
心乎。知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
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自解類是等類。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其
中有智的。有愚的。有賢的。有不肖的。種種不齊。
然君子之心。惟欲使人人皆復於善。而後已。習

○序子曰凡道之所在即謀之
所存道若不同而與之謀議必
乖違而無濟于事則彼此不相
為謀○麟士按註善惡謂人品
邪正謂學術不相為謀論理勢
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蔡大全新安陳氏子曰惟連
理者辭能達意上達則辭可以
已矣再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
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
本意反以不達矣連之一字命
辭之法也

的愚的賢的不肖的都是是一般樣教訓化導他
何嘗分別等類而有所揀擇於其間哉蓋天地
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文
武之民徧為爾德亦有教無類之一驗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
邪正之類

直解謀是謀議孔子說人必道同而後其心同心
同而後可與謀議若各人行道路路不同則心
術異趣意見相反與之商量計議必乖違而阻
隔矣是豈可相與為謀哉凡國議國事與講明
學術者故不可以不慎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
工

直解辭是詞命之類孔子說凡宣上達下與夫聘
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古之為辭者
但以其意有所在無以相通不能不發之而為
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能不修飭而為辭是
辭也者惟取其達吾之意而已意盡而止何必

○序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
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
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
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定矣
子則歷舉以告之曰某人在斯
位某人在斯位使得以申其敬
而可知與言也○大全吳氏曰
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
專聽且令天下無廢人也○麟
士按無廢人說即夫子此章
亦此意也○子告之曰某在斯
其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攝
記之詞不可又代口氣

○序師冕見而出子張問曰一師
耳夫子詳與言之道之所在與
○麟士按言之處當略新
纂麟士子曰然道之所在也
固相師之道如此不足異也要
之即此而推即可見道無往而
不存而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
而弗道矣○上節子張問與師
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朕者

為虛談浮辭而以富麗為工哉蓋是時周末文
勝真意日漓故孔子言此以救其弊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
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

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

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去
相

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
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

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
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

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
其所矣

直解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蓋瞽目人也
古時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聽專能審音也音樂

是道也。然又嫌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自抑之詞。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大全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瞍三百人。眠瞭三百人。眠瞭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周禮註。相扶也。瞽瞍作樂眠瞭扶之。故俱三百人。眠瞭有目。

集解孔穎更伏義之後。厥姓之國魯之附庸季氏負其土地。

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則告之說。這是階。使之知而升也。行到坐席邊。則告之說。這是席。使之知而坐也。及眾皆坐定。又歷舉在坐之人。以告之說。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之知同坐者姓名。便於酬對也。當時及門之徒。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用心省察。故師冕既出。而子張問說。師冕一瞽目之人。而夫子待之委曲周詳如此。其所與之言者。豈亦有道存於其間。歟。夫子告之說。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而告。詔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要之。聖人矜不成人之情。動於中。故扶持教導之。宜詳於外。乃其盛德之至。自然。然豈作意而為之哉。而其範圍曲成。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之心。於此亦可見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顓與。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

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

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

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直解

季氏是魯大夫。顓臾是魯附庸之國。蓋伏義氏

欲滅而取之。○麟士按禮記註。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于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也。管屬城也。亦謂之影國。○詩。崧高。罔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解作城。又解作功。

序。冉有與季路為季氏家臣。來告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于顓臾。蓋二子于心亦有不安。故也。○愚按。子路齒長。首記冉求。已知專責。

序。冉求比由用事。夫子獨責之。曰。求。毋乃爾實是為之謀之過與。

纂蒙引求亦知顓臾乎。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于東蒙山之下。以至東蒙之祀。其立國有自來。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果何以伐為哉。悖亦甚矣。○邢疏。禹貢徐州云。蒙羽其地。里志云。

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
類史國在下明堂位曰成王以
周公有大勳勞是以封于曲阜
地方七百里華卓千乘鄭註云
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
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開方之
得七百里○麟士按附庸字者
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不若字凡四等三代共之
故曰加魯以四等之附庸也○
索引又云附庸只是附大國以
自通于天子宜非諸侯所待而
臣者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乃知實為公家之臣矣仁山金
氏以為孟子所謂百里者專指
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未
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却有
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
曰社稷魯公家

之後裔也東蒙是山名在魯境內社稷譬如說
公家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
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顓臾附庸之國尚為公臣
季氏又欲舉兵伐之取以自益時冉有季路仕
於季氏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
臾蓋此事二子與謀其心亦有不妥者故告於
孔子以微探其可否也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
氏而冉求為之聚斂尤為用事故獨呼其名而
責之說此事無乃是爾之過失歟夫伐人必因
其釁兵出不可無名今顓臾之為國乃昔者周
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下使主其祭苗裔傳於太
皞茅土受之天朝是不可伐也且在我封疆之
內原非敵國外患者比是不必伐也况附庸於
魯又是公家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尤非
所當伐也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
之則不智不當伐而伐之則悖禮而犯義然則
季氏之伐之也何為者哉夫子言此所以罪季
氏之不臣而斥冉有之黨惡者深矣

序冉有乃諉咎曰顓臾之伐實
夫子所心欲之吾二臣者心皆
不欲也○索引夫子欲之求自
解也下文固而近于費又是為
季氏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
與謀以夫子非之
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增淺說孔子曰求子安得諉者
昔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能盡
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
止而不就其位如瞽者立相以
扶危持顛也若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為哉汝
既不欲何不諫而去也○通義
朱子曰看扶持二字只是相替
者一義相夫子亦是贊相之義
瞽者之相亦是如此○大全獲
峰饒氏曰危未至于顛故持之
使不至于顛則既踏須扶起
之○索引持危扶顛即陳力之
義通此段俱周任言

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任平聲焉用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
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
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
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
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
獨

義通此段俱周任言
序且爾謂二臣不欲此言過矣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值解夫子指季氏說周任是古之良史陳字解作
布字列是位相是導引瞽目的兕是野牛柙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
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
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

中是誰人之過與是在典守者
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安能辭
季氏之責哉○存疑此過字與
上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
過○麟士按周任虎兇兩條俱
借容形主不即不離之詞須是
看得洒脫

因夫子責其伐顛與之非遂為自解之詞說道
顛與之伐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
也夫既身與其事而又歸咎於人冉求之文過
飾非其罪愈大矣故夫子又呼其名而折之說
這事你如何推得昔周任有言說道為人臣者
能展布其力則可就其位若有事不能贊襄有
過不能匡救而力不得展便當知止引去不宜
覩顏居乎其位譬如瞽目的人全賴那相者為
之扶持而後能免於顛危苟傾危而不能持顛
仆而不能持則何用彼相者為哉今汝為季氏
之臣伐顛與之事若果不欲便當諫諫不聽便
當去乃既不能諫又不能去徒覩顏居位坐親
季氏之有過而不為扶持亦將焉用汝為哉且
你推說這事情不干你事此言差矣比如虎兇
猛獸若不在欄檻中走了龜玉重寶若不在箱
櫃中壞了固不干典守者之事若虎兇已入於
欄內而致令走出龜玉已收在櫃中而致令毀
壞此非典守者之責而誰歟今汝既為季氏之

蔡存疑冉有因夫子連責他曰
季氏欲伐顛與非有他也今夫
顛與城廓完固而近于其費邑
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
我有侵凌之患今若不取恐貽
禍後世必將為子孫之憂故耳

○通義金仁山曰今沂州費縣
有顛與故城在西北八十里
存疑子曰求季氏之取顛與本
是貪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
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是君子之取疾也○君子疾
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必為之
辭作一向讀方是

蒙引我看来季氏非為子孫憂
也憂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
之不均所患不在財貧而患上
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棟彼
此之分既均則君安于君之所
當得臣安于臣之所當得雖貧
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

臣居中用事就如典守器物的人一般乃任其
妄為胡做不為匡救到這時節却推說不是我
的意思其罪將誰諉歟夫子欲冉有服罪而改
圖故切責之如此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

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
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若弱臣強互生嫌
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

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于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達說此下四節上三節，即是說言末二節，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顛更不重斷。季氏患寡與貧，聞字貫及下節。○麟士按益字申說上文之詞，下三無字解上兩不患也，均無貧字。蒙引申述亦精然，只依文稍發，不甚作葛藤方妙。○愚按此節既以所聞說，則註是時季氏據國六句，預犯分崩離析不可入講。

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費是季氏的私邑。昔冉有因夫子反覆折之，理屈詞窮，又說詞支吾，設道季氏之欲取，令大費邑耳。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虞。若夫今不取，後世子孫必有受其害者。此所以不得不伐也。再有此言，不惟自解，且欲為季氏遮飾矣。故孔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子最惡那心裡貪圖利欲，却乃舍之不言，別為飾詞以欺人的人。今季氏之伐顛，明是貪其土地人民之利，你却替他遮飾，說是為後世子孫憂，豈非君子之所深惡哉。且丘也嘗聞有國而為諸侯，有家而為大夫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天下之分，不得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離心，不能相安。蓋貧由于不均，若上下之分既均平，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各享其所當得，而彼豐足，何貧之有。寡生於不和，若

麟士達說夫均無貧和無寡，失其傾如是，則內治修矣。內治修則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服，則修其文德，如仁義教化，信禮以來之，不動兵也。既來之，則安之，隨分處置，令無去心，不利其人民土地也。這是柔遠能通，安定國家之大道也。○要者兩個則字，兩個之字，不動兵是與下謀，動于戈對不利其土地，人民又與上舍曰欲之患寡，患貧對。○蒙引修文德或指內治修非也。內治修指均無貧三句，此只因季氏之取顛，更患寡與貧一節說若修文德說得廣矣。○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以四句一截若連着故字使說不去。

蒙引今由與求也，共相夫子外而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懷來之也。內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修內治以使之均和安。

上下均平，既和睦了，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各分其所當理，而不須增益。何寡之有。如此則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安，則孽孽不萌，禍亂不作。而自無傾覆之患矣。由此觀之，有國家者，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和所當患也。汝為季氏謀，乃不務其所當務，而患其所不必患，豈計之得者哉。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

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

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顛

夷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

也。○達說此下方就伐顓臾說
言反。上意而言。今字對上聞字
看。遠人指顓臾不坊。蓋不屬季
氏便是遠人也。○麟士按蒙引
經義十一年。書曰作三軍。註三
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
國之軍。即民也。初魯只有上下
二軍。季氏欲盡取屬已三家不
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大全
方昭四年。季孫舍中軍。甲公室
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
右師。叔孫氏自以為軍名。又左
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陽
貨欲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
叔孫氏。已更孟氏。將享季氏于
蒲圃。殺之。公歛慶父帥成人與
陽氏敗。脫甲如公宮。取
寶玉大方。入謹陽關以叛。
蒙引不以德而乃以兵。不治
而乃治外。謀動于戈于邦域
之內。吾恐季氏子孫之憂不在
于顓臾而在于蕭牆至近之處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臣解這夫子也。指季氏說。是時魯國公室四分。家臣屢叛。所以說那分崩離析。蕭牆是門內的屏。牆言其近也。孔子說。為國之道。內治既修。自息。若能均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侯。則不。但近者悅之。雖遠方之人亦將嚮風慕義而來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勤兵於遠。但當布教化。明政刑。益修吾之文德。以懷來之。及其來歸。則順其情。因其俗。撫綏愛養。以保安之。這是柔遠能邇。安定國家的大道理。今由與求也。同為季

也可不戒哉。○達說此即因其
為子孫憂之言。而及之。乃論其
理如此。註不均不和。只承分崩
離析言于蕭牆之憂為切。○麟
士按通義史氏曰。上節述人此
謀動于戈。應指顓臾。以其自是
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
則曰邦內也。頗妙。○金仁山曰。
春秋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
故亦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牆
可以通望。故謂蕭牆言憂起于
門屏之內也。依此即作季氏之
蕭牆自佳。○大全左傳哀公二
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
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問公欲以越伐魯而
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陔
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纂大全厚齋馮氏存疑。孔子
曰。天下理勢而已。勢在上則治
勢在下則亂。彼先王之時。天下
有道。則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七

氏之輔。全無匡弼之忠。外則遠人不服。既不能
修文德以來之。內則國勢分崩。又不能修內治
以守之。而乃謀動于戈於邦內。貪遠利而忽近
防。上下離心。內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牆之內矣。可不戒哉。按夫子此章。反
覆論辯。雖明正門人長惡之罪。實陰折季氏不
臣之心。所以強公室。杜私門者。意獨至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解希字。解做少字。陪臣。即家臣。國命。是國之命。
令。孔子說。天下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

征九伐掌之司馬其權在上而
下莫敢干自天子出也至于後
世天下無道君弱臣強侯國所
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輒自
變易征伐四方不受命于天子
輒自專擅而自諸侯出至自諸
侯出則逆理矣蓋相傳十世少
有不失其柄矣諸侯既可專禮
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也至
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蓋五世
少有不失其柄矣大夫既可專
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也
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
甚矣蓋三世少有不失其柄矣
勢必為他人所奪也凡事出其
常者則可久事拂其常者不可
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蒙引
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
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
復為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增說以是觀之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既不在諸侯而一
國賞罰號令之政柄亦不下及
而在大夫矣○存疑此因當時
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
齊則政繇田氏魯則政繇三家
增纂說說天下有道君明臣良
治具畢張上無失政則下亦無
私議庶人皆順治從王而已者
安得而生其世也○麟士昭上
即存疑解則此節必因天下之
政皆不免庶人之議而言也

亂禮樂征伐乃人君御世之大柄有道三〇句天下有道君
尊臣卑體統不紊則禮樂征伐之權都自天子
而出禮出於天子所制樂出於天子所作諸侯
有罪者天子乃命將而征伐之為臣下者不過
奉行其命而已誰敢有變禮樂專征伐者乎惟
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強下陵上替於是禮樂征
伐之權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矣夫上下之
分明然後民志定而不敢相踰越若諸侯既可
以僭天子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故政自諸侯
出則大夫必起而奪之大夫約不過十世鮮有不
失其柄者也大夫既可以僭諸侯則陪臣亦可
以僭大夫故政自大夫出則陪臣必起而奪之
大約不過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也以陪臣之
微而操執國命則悖逆愈甚喪亡愈速大約不
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矣考春秋之時五霸
迭興當時草世主會盟是政自諸侯出矣六卿專晉三
家分魯是政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囚逐其主
是陪臣執國命矣周天子徒擁虛名政教號令

不及於天下久矣夫子言此蓋傷之也然則人
君威福之權豈可使一日不在朝廷之上哉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直解這是承上章說天下無道而僭亂紛紛並起

者只因朝廷之上政失其御而已若天下有道
乾綱振舉凡政教號令件件都在人君掌握之
中為大夫者雖佐理贊襄於下然主張裁度都
請命於上而非其所得專也上下相維體統不
紊有道之世固如此然天下大權固當歸之於
上而上之御下又不可徒恃其勢之足以服人
也必有以服其心而後可故天下有道則朝政
清明凡用舍舉措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
就是那庶民百姓也都安其政令服其教化無
有非議之言矣議且不敢而况敢有僭亂者乎
然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

狗也。在上者惟自反其所為，果有背於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猶有不可忽者焉。若使其所為一出於大公至正，而在下者敢為私議以沮撓搖惑之，是壞法亂紀之民刑戮之所必加也。何狗之有。此又為上者所當知。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纂存疑此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曰：我魯自文公薨，殺子赤而立宣公，國之貢賦不為公室所有，祿之去也。于今已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之于大夫，于今已四世矣。政逮于大夫，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于今當已微弱矣。然則上下大分，其可借乎哉。○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不言也。祿去五世，政逮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大分左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事詳上論季文三思章。○新安倪氏

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直解

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執謂子赤也。何意。祿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本公羊。○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寔也。非其有而必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麟士按：達說桓子此時見囚與未見囚雖不可考，大約差不幾年。微弱已在先了。故夫子之言若已然語。○鄧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儆戒，借亂之辭，上章同。

祿是國之賦稅，公室指魯國說，逮是及三桓是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這三家都是魯桓公的孫子，故叫做三桓。孔子說：天下之勢，有盛必有衰，而國之大小，柄下陵則上替。今以魯事觀之，自文公薨，公子遂殺了子赤，立宣公為君，自是君失其政，而國之賦稅始不入於公室，歷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凡五世矣。公室衰而政權始下移於大夫，自季武子專國政以來，歷悼子平子桓子凡四世矣。夫政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者，今觀魯之大夫專政，已及四世，以數計之，也是他當衰的時候了。故今三桓之子孫都微弱而不振，固理勢之必然者也。不欠桓子果為家臣陽虎所執，孔子之言於是乎驗矣。夫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已微，可見名分不可以僭。喻大權不可以竊據，而以僭逆得之者，終當以僭逆失之耳。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誠萬世人臣之永鑒也。

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執謂子赤也。何意。祿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本公羊。○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寔也。非其有而必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麟士按：達說桓子此時見囚與未見囚雖不可考，大約差不幾年。微弱已在先了。故夫子之言若已然語。○鄧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儆戒，借亂之辭，上章同。

○纂大全 雙峰饒氏孔子曰：凡人取益者有三樣：友取損者有三樣。友益者何？責善無諱者直也。吾友之信寔相示者，諒也。吾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吾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自廣。益矣。損者何？威儀習熟者，便辟也。吾友之每事阿順者，善柔也。吾友之語言可聽者，便佞也。吾友之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吾友之友善柔則不能存其誠，友便佞則聞見日流于卑，下損矣。三益為常情所敬憚，三損為常情所狎悅，慎友者不可不知所勸戒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

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直，諒是信實，便是習熟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成德，必資於友，而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的朋友有三樣，有損於我的朋友也有三樣。所謂三益者，一樣是心直口快，無所回護的人。一樣是信實不欺，表裏如一的人。一樣是博古通今，多聞廣記的人。與直者為友，則可以攻我之過失，而日進於善矣。與諒者為友，則可以消吾之邪妄，而日進於誠矣。與多聞為友，則可以廣吾之識見，而日進於明矣。豈不有益於我乎？所以說

益者三友，所謂三損者，一樣是威儀習熟，修飾外貌的人。一樣是軟熟柔媚，阿意奉承的人。一樣是便佞口給，舌辯能言的人。與便辟為友，則無聞過之益。久之將日馳於浮蕩矣。與善柔為友，則無長善之益。久之將日流于汙下矣。與便佞為友，則無多聞之益。久之將日淪於寡陋矣。豈不有損於我乎？所以說損者三友，人能審擇所從，於益友則親近之，於損友則斥遠之，何患乎德之無成也哉。然友之為道，通乎上下，况君德成敗，乃天下治亂所關，尤不可以不謹。故曰：與正人居，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亦所謂益友也。與不正人居，聲色狗馬之是娛，阿諛逢迎以為悅，亦所謂損友也。養德者可不辨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纂大全 朱子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益者有三，損者有三。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于禮樂人或

有善言，有善行，則樂稱道其人之善，而不啻口出，直諒多聞皆

既友也則樂多集賢士以為友
如此者禮樂有以養其莊敬和
樂之實于內善其威儀節奏之
文于外道善而悅慕勉強之意
新多賢友而從容規戒之義起
樂之不己雖欲不收其放心以
進于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
不大哉不則樂驕縱侈肆以為
樂樂安佚玩游以為樂宴飲
淫溺以為樂將見驕樂則不敬
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
樂則憚親勝已矣其損又豈不
大哉人情之所注真不可不慎
也○論類樂節禮樂說得淺只
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
有益○問佚遊如何與道善相
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
在好善若走矢在則放蕩開
過日子雖兩損稍輕亦非是
小害○謂工按朱子下個汲汲
字以對佚遊故是眼目凡有樂
損益相反處當如此料理

節謂辯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
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
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
謹哉

直解樂是喜好節是審辨孔子說凡人意有所適
則喜好生焉然所好不同而損益或異舉其要
者言之喜好而有益於我的有三件喜好而有
損於我的也有三件所謂好之而有益者一是
好審辨那禮之制度與樂之聲容而求其中正
和樂之則一是見人有嘉言德行便喜談而樂
道之一是好廣交那直諒多聞的好朋友夫樂
節禮樂則外之可以治身內之可以養心而中
和之德成矣樂道人之善則在人得為善之勸
在己有樂取之心而人已同歸於善矣樂多賢
友則習與正人居所聞者皆正言所見者皆正
行而相規相勸之助多矣豈不有益於我乎所
以說益者三樂所謂好之而有損者一是好驕
惰淫蕩而任情於縱侈之事一是好安佚遨

○序孔子曰侍於君子之側者
有三愆或言未及之時未可言
也而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或
言已及之時可以言也而緘默
不言則謂之深隱或時可以言
也而君子之顏色不在未能見
之而恣意以言則謂之瞽而無
目者凡由心失存養故語默皆
愆可不知哉○大全勉齋黃氏
曰言有及未及者或長者當先
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

而偷取乎一時之快一是好燕飲戲耍而沉酣
於杯酒之中夫好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將日
入於放蕩矣好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將日流
於怠荒矣好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久將與之
俱化矣豈不有損於我乎所以說損者三樂此
三益者學者好之則為端人正士人君好之則
為明君聖主可不勉哉此三損者學者好之則
足以敗德亡身人君好之則足以喪家亡國可
不戒哉孔子此言其警人之意切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德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
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直解侍是侍立君子是有德有位者之通稱愆是
過失躁是躁急隱是隱默瞽是無目的孔子
說凡卑幼者侍立於尊長之前其言語應對有

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嘗言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之節○愚按黃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言及之言未及之兩言字是合君子與侍者舉說不必專屬君子若而言而不言而言三言字則專屬侍者矣

○增淺說孔子曰君子平生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于欲則戒之在好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于忿則戒之在爭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前無所希而身家之念重矣則戒之在貪得人當隨時知戒以理勝之不為血氣所使可也○大全

論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之而使之深戒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愚按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

三件過失不可不知也蓋人之語默貴於當可
有問則對無問則默可也若君子之言問未及
於我而我乃率爾妄言不知謙謹這是粗言浮
氣的人所以叫做躁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
我而我乃緘默無言不吐情寔這是機深內重
的人所以叫做隱是二失也如或時雖可言又
要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未見
其顏色意向所在只管任意肆言這就與無目
的人一般所以叫做瞽是三失也此皆心失其
養故語默失宜招尤致辱皆由於此學者可不
加養心之功以為慎言之地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

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
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
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
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直解色是女色鬪是爭鬪得是貪得孔子說君子

檢束身心固無所不致其戒慎而其切要者則
有三件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精神未完其所
當戒者則在於女色蓋房帷之好易以溺人而
年少之人最易動於欲此而不謹則必有縱欲
殘生之事以此致疾而伐其性命者有之以此
敗德而喪其國家者有之故少之時所當戒者
一也到壯盛之時節血氣方剛其所當戒者則
在於爭鬪蓋好剛使氣最人之凶德而壯年之
人易動於氣此而不謹則必有好勇鬪狠之事
小或以一朝之忿而亡其身大或以窮兵黷武
而亡其國故壯之時所當戒者又其一也及其
老也血氣既衰精神亦倦其所當戒者則在於
貪得蓋人當少壯之時顧能勉強自守以要名

譽。此其衰老。則日暮塗窮。前無希望。而身家之念重矣。此而不謹。則必多孽。孽為利之圖。縉紳大夫。以晚節不終而喪其生平者。有之。有土之君。以菴荒多欲而財匱民離者。有之。故既老之所當戒者。又其一也。蓋人之嗜欲。每隨血氣。以為盛衰。惟能以義理養其心。則志氣為主。而血氣每聽命焉。故孔子隨時而設戒。如此。其實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從少至老。皆當以三者為戒也。修己者可不警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

○纂大全南軒張氏孔子曰：君子有所嚴憚而畏者三焉：畏天，可命我之理，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位兼隆之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古聖人垂訓之言，佩服而不敢悖也。○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慎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蔡南軒張氏蒙引：蓋君子畏大

人聖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則不知天命之所有，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也。不畏天命，于是狎棄大人，侮慢聖人之言，無所不至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于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心之異，命以理之命于人者言，則兩子南闡凡說，明且顯，思者皆非也。

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解良是畏憚的意思。天命是天所賦於人之正理。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聖人之言是簡冊中所載聖人的言語。狎是褻狎侮是戲玩。孔子說：君子小人不同，只在敬肆之間而已。君子之心，恐恐然敬畏而不敢忽者，有三件事：三畏。維何？彼天以民彝物則之理付畀於人，這叫做天命。君子存心養性，惟恐不能全盡天理，孤負其付畀之重，故一言一動，亦必戒謹恐懼。常如上帝鑒臨一般。此其所畏者一也。至若有德有位的，大人，他是能全盡天理的人。君子則尊崇其德位，而致敬盡禮，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也。聖人之言，載在簡冊，句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君子則佩服其謨訓，而誦說向慕，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也。這三事都是立身行己切要工夫。故君子常存敬畏而不敢忽焉。若夫小人冥而無知，全不曉得義理為何物，恣情縱欲，無所不為，何知

有天命之足畏乎。惟其不畏天命，故於有德位的大人，也不知其當尊，反狎視而慢待之。於聖人的言語，也不知當法，反非毀而戲玩之。蓋小人不務修身成己，甘心暴棄，故無所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得罪於天地，得罪於聖賢，而終蹈於濟惡不才之歸也。然此三畏，命之雖有三事，總之只在敬天而已矣。蓋人之所以勉於為善而不敢為惡者，只因有箇天理的念頭在於心，所以凡事檢點而不敢妄為。若夫天理之心不存，則驕淫放逸，將何所不至乎。故堯舜兢兢業業，周文小心，惟此一敬耳。有志於事心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增淺說孔子曰：人之氣質亦不同。彼生而神靈不待于學，而能知此理者，是其氣質清純，無少渣滓上也。或生不能知，必待于學而後知此理者，是其氣質雖清純而亦不能無蔽，次也。或始也不知學，又待因心術處，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

而後學此理者，是其氣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又其次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如此之民，斯為下矣。學其可不勉乎。○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論人品，而致微戒之辭。

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直解困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資稟各有不同，有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然知此道理的，這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的聖人，乃上等資質也。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然後知此道理的，這樣的人，稟天地清純之氣，雖多而未免少有渣滓之累，乃次一等資質也。又有始不知學，直待言動有差，困窮拂鬱，然後憤悱激發而務學的，這是氣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必須着實費力，始得開明，蓋又其次也。若到困窮拂鬱的時節，猶安於蒙昧，不知務學以求通，這等昏愚蠢濁的人，雖聖賢與居，亦不能化終歸於凡庸而已，所以說民斯為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纂蒙引：孔子曰：君子思誠之功，有九視使要有時明，不為物蔽于外，聽使要聞得聰，不為物壅於內，色思溫和，所謂溫其如玉，暴厲不見于面也。貌思恭肅，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也。言思

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

忠信。心口如一也。事思敬慎。主一無適也。疑思問。求必解也。念思難。忍而懲也。見可得則思義。理不苟取也。此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大全朱子曰。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說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九思不是雜狀。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歸。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要當養之。未發之前。而持之。方發之際。不然而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靜。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于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以處已待人之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麟士按。通義史氏曰。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便是就九者思之耳。此非一端。故曰無

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直解孔子說。人之一身。自視聽言動。以至於待人接物。莫不各有當然的道理。但常人之情。粗疎鹵莽。不思其理。故動有過差。而無以成德成身。惟君子之人。自治詳審。事事留心。約而言之。其所思者。凡有九件。所謂九者。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而不為亂色所蔽。耳之於聽。則思聽德為聰。而不為姦聲所壅。顏色則思溫和。而暴戾之不形容。容貌則思恭謹。而惰慢之不設。發言則思心口如一。忠實而不欺。行事則思舉動萬全。敬慎而無失。心中有疑。則思問之於師。辨之於友。以解其疑惑。與人忿爭。則思不忍一朝之怒。或至於亡身及親。而陷於患難。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雖萬鍾不受。一介不取矣。君子於此九者。隨事而致

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也。九者于人事已無不該矣。又曰。此章專指臨事之思而言。以思無益。是兼指窮理之思。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也。○鄒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反身修省之學。

其思如此。此所以持已接物之間。事事都合乎理。而非常人之可及也。然此九思者。其本在心。若能存養此心。使之湛然虛明。澄然寧靜。則應事接物。自然當理。不然本原之地。妄念夾雜。雖有所思。安能勝其物。交之引哉。此正心誠意。所以為修身之本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

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

古語也。
直解孔子說。古語有云。見人有善。則欣慕愛樂之。如有所追不及的一般。惟恐已之不善。不與之

齊也。見人有不善。則深惡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的一般。惟恐彼之不善。有浼乎已也。這樣好善惡惡。極其誠實的君子。吾見今有此人矣。吾

聞古有此語矣。蓋在當時。如顏曾冉閔之徒。皆足以及之。故夫子聞其語。而又見其人也。

○蔡大全慶源輔氏。孔子曰。見善則如不及。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切。則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則如探湯。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則不患其或為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吾今見有此人矣。吾聞其古有此語矣。見聞相符如此。○紫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存疑真知。不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之誠處。兩見字輕。○麟士按。蓋古語也。古對今言。○蔡存疑若。夫方其窮而隱居。志

四書集注直解
卷上 季氏

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其志既求其道足以致君澤民則出而行義諒是用之以達之于天下此事吾聞其古有此語矣未見其今有此人也聞見不相符乃如此○大全新安陳氏曰伊尹太公可以當之顏子未用且不壽則于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謂當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深深言是也○蒙引行義只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語意便重複了○麟士按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自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輾環而老于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寔語○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序首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

富貴極矣及死之日民無德澤肯而稱之馬伯夷叔齊取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之下而卒以死貧困極矣然而民到于今猶稱美之○集解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大全胡氏曰駟四馬也一車之用而服兩驂也○麟士按于今對之曰言序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與言人之所稱不存于富而在于異天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也○愚按詩末章我行其野言來其富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特也雖寔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忠厚之意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

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

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直解孔子說古語又云士方未遇而隱居之時則

立志卓然不苟把將來經綸的事業都一一講

求豫養而備道於一身及遭際而行義之日則

不肯小用其道將平日抱負的才畧都一一設

施展布而不肯負其所學這樣出處合宜體用

全備的大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

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乃足以當之故夫

子以未見其人為歎其所感者深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駟四馬也其

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

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

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嘗有孔

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直解馬四匹曰駟千駟是四千匹也伯夷叔齊是

孤竹君之二子孔子說世人多慕富貴而羞貧

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足羞也只在人之

自立何如耳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尊享一國

之奉畜馬至於千駟之多可謂富貴之極矣然而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施於眾身死之後百姓通不思念他考其平生沒有一善之可稱是其生為虛生死為徒死而已雖富貴何益乎至若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以武王伐紂為不義耻食周粟逃之首陽山下采薇而食卒以餓死可謂窮困之極矣然而風節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直到於今人還稱頌他是其身雖亡而名則不朽矣雖貧困何損乎於此見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于衆人而獨聞之夫子者乎

纂大全慶源輔氏對曰未有異聞也憶夫子嘗有一日獨立鯉趨而過庭一子一鯉可以有聞也子但問曰學詩乎鯉以實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詩本人情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故能言不學詩無以言于是鯉退而學

富而無德雖王侯不見稱於時貧而自立雖匹夫亦可傳於世然豈獨景公夷齊為然自古君天下為天子者多矣書傳所載二帝三王及漢唐宋英君明主可傳於後世者亦不過十數君而已其餘皆湮滅無聞而孔顏以匹夫為百世之師其他閭巷韋布之賤以道德行誼聞於世者尤不可勝數也然則人可徒恃其勢位而不修德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

人疑必陰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

氣和平故能言

陳亢是孔子弟子鯉是孔子之子字伯魚昔陳亢受學於孔子不知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

詩

窺度聖人謂必陰厚其子因問於伯魚說情莫親於父子教莫切於家庭子為夫子之子亦有傳授心法獨得於所聞而不同於羣弟子者乎伯魚對說我未嘗有所異聞也直立曾有一日夫子閒居獨立我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更沒他人在旁使有異教正當於此時傳授矣夫子只問說汝曾學詩否乎我對說未曾學詩夫子因教我說詩之為教溫柔敦厚學之則心氣和平而事理通達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於事理欲言語應對之皆善豈可得乎鯉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詩凡國風雅頌無不究其旨焉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

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纂慶源輔氏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又但問曰學禮乎鯉對曰未也子因曰禮有三千三百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物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其為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故能立不學

禮

四書集注

卷之二十一 季氏

七

禮無以立，于是禮退而學禮。序陳充退而喜曰：吾聞伯魚以有異聞者一耳，而兩詩者有三。聞詩當學，聞禮當學，而又聞君子之推其子而遠之也。何幸哉！○大至朱子曰：九以私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聞其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愚按：充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處。

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

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充以為遠其子。
直解二者指詩禮而言。遠只是不私厚的意思。伯魚又告陳充說他日夫子又嘗閉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也沒他人在旁，使有異教亦可於此時傳授矣。乃夫子却又只問說：汝曾學禮否乎？我對說未曾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之為教恭儉莊敬，學之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去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自立於規矩準繩之中，豈可得乎？鯉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禮，凡禮儀威儀無不習其事焉。我之所聞於夫子者，一是學詩，一是學禮，惟此二者而已。夫詩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我之所聞亦羣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嘗有異聞乎？於是陳充聞言而退，深自喜幸，說問一得一，乃理之常。今我所問者，異聞之一事耳，而乃有三事之得，聞學詩之可以意

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其子，與門弟子一般，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一問之間，有得三之益，豈非可喜者哉！夫聖人之心，至虛至公，其教子也，固未嘗徇私而獨有所傳，亦非因避嫌而繁無所異，惟隨其資稟學力所至，可與言詩，則教之以詩；可與言禮，則教之以禮焉耳。豈得容心於其間哉！陳充始則疑其有私，終則喜其能遠，不惟不知聖人待子之心，且不知聖人教人之法，陋亦甚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

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

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直解邦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寡是謙言，寡德的

意思，孔子嘗引古禮說道：一家之中，男正位乎

○集解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妻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纂邢疏：邦君之妻，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與邦君齊體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夫人自稱于邦君之前，曰小童，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國中之臣民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也。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于

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
謙也。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
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
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稱他國妻如稱己國居
妻也。○麟士按此章必以此註
疏解為正。大全頗覺藤不必。○
曲禮又曰。自稱于諸侯曰寡小
君。說者皆曰。兩君相饗。夫人出
焉。故得自稱。似不可從。○愚按
邦君之妻四字。嚴切鄭重。下面
稱謂。俱不容亂矣。

外。女正位乎內。自有說重首句一定的名分。况邦君之妻
尤非常人比者。其稱謂之間。豈可苟焉。而已哉。
故邦君稱他分叫做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夫人
在君前自稱。叫做小童。謙言幼無知識。不敢與
君敬體也。國中的人稱他。叫做君夫人。言其相
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謙做寡小君。言
其寡德而忝為小君以治內者也。鄰國的人稱
他。也叫做君夫人。以其為一國之主母。尊稱之
詞。與本國同也。夫以東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
然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一 終

